

茅盾《蝕》三部曲中的身體想像與敘述 ——兼及與張春帆《紫蘭女俠》之比較

石曉楓

摘要

茅盾《蝕》三部曲與張春帆《紫蘭女俠》分別刊載於 1927 至 1928 年間的《小說月報》，及 1929 至 1930 年間的《紫羅蘭》，二者發表的時間點相當接近，小說描述背景亦有銜接與部分重疊之處，同時，二者且皆屬「革命加戀愛」題材。在嚴肅文學及通俗小說各自的傾向性、讀者群預設及表現模式影響下，共同體現了 1920 年代末紛雜多樣的社會情境與人物表現。

本文由身體角度出發，探討二者在革命背景下，對於男體與女體有何相異描繪，以及其中所隱現的革命焦慮與自我投射。同時，茅盾小說中的男性病體，與《紫蘭女俠》裡的武俠身體也可互為對照。經由身體展演的分析，本文進一步指出在「革命加戀愛」小說裡對於「革命的戀愛觀」之思考，以及各自相異的表現模式與內在精神。希望藉此形成嚴肅文學與通俗文學相互參照的視野，亦能有助於文學史描述的豐富化。

關鍵詞：《蝕》、《紫蘭女俠》、革命加戀愛、性愛、身體

2015/7/10 收稿，2015/12/16 審查通過，2016/2/29 修訂稿收件。

* 本論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革命加戀愛」小說中身體書寫的轉變及其意義〉(I) (NSC101-2410-H-003-097-) 部分成果，並曾於 2013 年 10 月 18-19 日臺灣師大國文系主辦之「2013 第三屆敘事文學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宣讀。承蒙講評人及學報匿名審查委員多方斧正，特此誌謝。

** 石曉楓現職為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

Imagination and Description of the Body: Mao Dun's Trilogy 'Eclipse' and A Comparison with Chang Chunfan's 'Violet Heroine'

Shih Hsiao-feng

Abstract

Mao Dun's trilogy 'Corrosion' was published in *Fiction Monthly Magazine* from 1927 to 1928, and Chang Chunfan's 'Violet Heroine' was published in *Violet Magazine* from 1929 to 1930. Not only their published time was near, the overlapping backdrop of the two works also showed convergence. Moreover, both their theme was "revolution plus love." The two works reflected the complex and diverse social situations and people's behaviors at the end of the 1920s as well as showcased the intertextuality and dialogues between serious literature and popular fiction.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and compare the descriptions of male and female bodie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revolution as well as the implicit revolution anxiety in 'Eclipse' by Mao and 'Violet Heroine' by Chang. For example, the sick male body in Mao's work forms a contrast to the martial female body in Chang's stor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body display in the two works, this article further points out their difference of display modes and inner spirits under the same theme of "revolution plus love" in the hope to show the intertextuality and enrich the dialogues between serious literature and popular fiction.

Key words: 'Eclipse', 'Violet Heroine', revolution plus love, sex, body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一、前言

茅盾（1896-1981）的《蝕》三部曲包含了〈幻滅〉、〈動搖〉及〈追求〉三個中篇，分別寫於 1927 至 1928 年間，¹最初發表於《小說月報》，單行本於 1928 年分別出版，1930 年則合為《蝕》。1927 年正逢國民黨「清黨」之際，武漢國共聯合政府因清黨圍剿事件及地方暴動而垮台，做為共產黨資深黨員的茅盾，於 7 月初帶著共產黨所託付之 2000 元支票離開武漢、前往九江，原預定至南昌參與活動，但茅盾繞道而行，登上廬山。8 月底返上海，於此段期間迄隔年 6 月，陸續寫就三部曲。²茅盾自言：

我那時早已決定要寫現代青年在革命壯潮中所經過的三個時期：

（1）革命前夕的亢昂興奮和革命既到面前時的幻滅；（2）革命鬥爭劇烈時的動搖；（3）幻滅動搖後不甘寂寞尚思做最後之追求。³

三篇小說的背景，都設定於 1925 至 1927 年間，五卅慘案、北伐誓師典禮、吳佩孚兵敗、清黨呼聲、湖北地區的鬥爭及北伐勝利等事件，穿插於小說中。其中〈幻滅〉主線寫章靜的幻滅與成長歷程，她由充滿政治理想的青年向悲觀主義傾斜，再受到愛國主義的鼓舞，而後又困於未知。面對社會亂象，青年人或以追求感官刺激對抗時代的煩悶，如周定慧的放縱、強猛的追求戰場刺激；或有頹喪消極如章靜者。此二類典型人物也重複出現於〈動搖〉及〈追求〉中，〈動搖〉寫革命事業只帶來一片亂象，源於土豪劣

¹ 〈幻滅〉寫於 1927 年 8 月至 9 月（一曰 1927 年 9 月至 10 月），最初發表於《小說月報》第 18 卷第 9 號（1927 年 9 月）、第 18 卷第 10 號（1927 年 10 月）；〈動搖〉寫於 1927 年 11 月至 12 月，最初發表於《小說月報》第 19 卷第 1 號至第 3 號（1928 年 1 月至 1928 年 3 月）；〈追求〉則寫於 1928 年 4 月至 6 月，最初發表於《小說月報》第 19 卷第 6 號至第 9 號（1928 年 6 月至 1928 年 9 月）。詳參《茅盾全集》編輯委員會 *Mao Dun quanji bianji weiyuanhui* 編：《茅盾全集·第一卷》*Mao Dun quanji, (1)*（北京[Beijing]：人民文學出版社[Renmin wenxue chubanshe]，1984 年）「本卷說明」部分，以及茅盾 Mao Dun：〈從牯嶺到東京〉“Cong guling dao dongjing”，收於唐金海 Tang Jinhai 等編：《茅盾專集·第一卷》*Mao Dun zhuanji, (1)* 上冊（福州[Fuzhou]：福建人民出版社[Fujian renmin chubanshe]，1983 年），頁 334。

² 關於茅盾如何從共產黨員轉變為小說家的生命歷程，可參考王德威 Wang Dewei：《歷史與怪獸：歷史，暴力，敘事·第三章革命加戀愛》*Lishi yu guaishou: lishi, baoli, xushi, disanzhang geming jia lianai*（臺北[Taipei]：麥田出版社[Maitian chubanshe]，2011 年），頁 83-87、90-91 的相關說明。

³ 見茅盾 Mao Dun：〈從牯嶺到東京〉“Cong guling dao dongjing”，頁 333。

紳假革命之名行亂，以及群眾對共產的誤解等。其中男性如方羅蘭，固然政治信念與情愛誘惑兩皆動搖，女性如陸梅麗，亦都迷亂於變動太快的世界中。至於〈追求〉裡的青年們則群聚倡議組社、辦雜誌、批評時政，其中如曹志方與章秋柳對組織運動充滿熱誠、張曼青對投身教育界有所憧憬、王仲昭則有改革報業的理想；然而亦有頹廢自棄如史循者。

青年浮沉於時代浪潮裡，個人身體如何因應國體的亂象？是茅盾《蝕》三部曲裡耐人尋味之處。然而 1927 至 1928 年間於雜誌連載的版本，與 1954 年交由人民文學出版社重排、1958 年收錄於《茅盾全集》裡的作品相較，實已由作者做了一定程度的增刪。雖然茅盾自言僅做少數字句的更動，思想內容並沒有改變，⁴然而比對二者，除了標點、別字外，目前所見的修訂本裡，刪去了頗多關於性描寫及身體部位的描繪，例如〈動搖〉裡寫孫舞陽「那薄綢下的兩個小圓阜的軟軟的顫動」，如何吸引住方羅蘭目光和心神的段落，便被改為「孫舞陽那嬌憨的姿態和親暱的話語」等。⁵此應有時代背景及政治敏感度的考量，徐學便指出在中共建政後特定的政治氛圍裡，現代文學史早期的某些作品準備重版時，都被要求進行不同程度的修改。⁶由於《茅盾全集》中所刪改者，多為與身體有關的段落，而「身體」正為筆者研究的主要著眼點，因此本文所引用部分，以《小說月報》原版本為據。

而與《小說月報》同時，在 1920 年代末周瘦鵑主編的《紫羅蘭》中，出現了張春帆的長篇連載小說《紫蘭女俠》。小說從清末孫中山的革命之役寫起，迄於討伐軍閥完成、南北統一為止，其間一群武藝高強的女俠暗助革命黨，卻又不與革命黨同調，自有其理念堅持。為了徵實，張春帆掇拾頗多歷史事件與真人實事，輔以虛擬的紫蘭堡「革命同志會」相關成員，

⁴ 茅盾自言當時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建議下，他採取執中方法，「字句上作了或多或少的修改，而對於作品的思想內容，則根本不動。至於字句上的修改，《幻滅》和《動搖》改的少，僅當全書的百分之一或不及百分之一，《追求》則較多，但亦不過當全書的百分之三。」見茅盾 Mao Dun：〈寫在《蝕》的新版的後面〉“Xie zai Shi de xinban de houmian”，收於《茅盾全集》編輯委員會 Mao Dun quanji bianji weiyuanhui 編：《茅盾全集·第一卷》Mao Dun quanji, (1)，頁 426-427。

⁵ 其他相關增刪部分，另可參見徐學 Xu Xue：〈揚棄左拉的一個實際例證——《蝕》的校勘手記〉“Yangqi Zuola de yige shiji lizheng: Shi de jiaokan shouji”，收於茅盾研究編輯部 Mao Dun yanjiu bianjibu 編：《茅盾研究·第 6 輯》Mao Dun yanjiu, (6)（北京[Beijing]：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Beiji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1995 年），頁 108-113。

⁶ 同上註。

從而敷衍情節，例如第 21 回明示「革命成功的關鍵，只在黃花崗一役，全省的人心都表同情於革命，又得了革命同志會的暗中助力，唾手成功。」⁷「袁世凱想定了主意，就一道命令把帝制取消。這雖然是蔡松坡在雲南起義的功勞，然而何紫蘭也有許多力量在裏頭。」⁷當同志會暗助革命行動時，舉凡最先進的武器如電鎗、炸藥、「新發明的禦彈軟甲」等，無不亮相，顯見作者力求文本具備科學知識與革命的見識。⁸至於愛情線索，則主見於何紫蘭與柳安石二人，旁及其他幾對戀人。陳建華指出小說開宗明義以革命與戀愛為標榜，可見這一題材於當時已成時尚；而在此部「革命加戀愛」小說裡，反映了對晚清立憲政治理想的懷舊之情，在 1920 年代末語境裡，也表達出與國民黨主流意識型態疏離的姿態。⁹作為跨越清末與民初的作家，張春帆《紫蘭女俠》中對於身體、性別慾望的處置，可與其創作的其他小說相互印證，亦能與晚清其他作家有關革命女性題材的小說形成互文關係，但本文擬先將論述焦點置於《紫蘭女俠》與茅盾小說的對照上。

此文本之所以引發筆者高度興趣，首先在於與茅盾《蝕》三部曲相較，二者所描述的背景，一為孫中山廣州起義至北伐時期，一為大革命（清黨）時期，有銜接與部分重疊之處；而二者所展露的意識型態，則與國民黨都有一定程度的頹頹。其次，二文發表的時間點相當接近，茅盾《蝕》載於 1927 至 1928 年間的《小說月報》，張春帆《紫蘭女俠》則載於 1929 至 1930 年間的《紫羅蘭》。第三，二者且同屬「革命加戀愛」題材。誠然，《小說月報》與《紫羅蘭》的讀者群容或有所差異，一者較傾向於嚴肅文學，另一則偏於通俗小說，但由茅盾相關論述，亦可見作家本就相當具有群眾視

⁷ 以上二段文字分見於張春帆 Zhang Chunfan：《紫蘭女俠》Zilan nuxia，《紫羅蘭》Ziluo lan 第 4 卷第 21 號（1930 年 5 月），頁 7、9。

⁸ 在李歐梵關於上海都市文化的研究中，便指出 1920 年代的雜誌刊物裡，對於科學技術主題的迷戀、對於聲光化電的描述等，其中暗含了現代性的追求。當然在某些論述裡，也不無憂心忡忡的曖昧和矛盾。詳參李歐梵 Li Oufan 著，毛尖 Mao Jian 譯：《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 1930-1945·印刷文化與現代性建構》Shanghai modeng: yizhong xindushi wenhua zai zhongguo 1930-1945, yinshua wenhua yu xiandaixing jiangou（香港 [Hong Kong]：牛津大學出版社[Niu jin daxue chubanshe]，2000 年），頁 49。

⁹ 見陳建華 Chen Jianhua：《革命與形式：茅盾早期小說的現代性展開 1927-1930·第三章「革命加戀愛」與女性的公共空間想像》Geming yu xingshi: Mao Dun zaoqi xiaoshuo de xiandaixing zhankai 1927-1930, disanzhang 'geming jia lianai' yu nuxing de gonggong kongjian xiangxiang（臺北[Taipei]：人間出版社[Renjian chubanshe]，2012 年），頁 133、139。

野；至於《紫羅蘭》在3、4卷修正編輯方針後，與其他休閒性雜誌比較，也有了相對嚴肅的思想性。¹⁰同時，在1920年代，兩陣營間作者群的交鋒、創作素材的相互影響、對於政治社會問題的關注以及讀者群的重疊等，¹¹其實也很難有截然的畫分。

自1895年以來，革命幾乎成為中國的主軸，革命存在著理想體質，亦有其暴力的身體展現。而當其中又滲入「戀愛」的女性身體因素，則此身體與理想欲望究竟如何交鋒、如何相互指涉？於此指涉過程中，女性的欲望身體如何被描述？她是否可能被無意中扭曲，或者更合理化？凡此在通俗及嚴肅文本中，都可以看到不同的展現。此外，男性身體在《紫蘭女俠》中的武俠式描述，又與茅盾小說中出現的男性「病體」，形成相互對照的趣味。《蝕》三部曲與《紫蘭女俠》，某種程度上其實都藉由身體的敘述，共同參與了政治及民族想像共同體的建構。如能以此二部文本進行更深入的分析，並結合當時社會情境考察，當可形成嚴肅文學與通俗文學相互參照的視野，亦有助於文學史描述的豐富化。

¹⁰ 根據范伯群的定義，諸如《紫羅蘭》之類雜誌所刊載的鴛鴦蝴蝶派小說，乃是「以迎合有閑階級和小市民的胃口和趣味為目的」。而茅盾個人對於《蝕》三部曲的說法，則在於描述當時小資產階級的痛苦，但除了其預設的小資讀者群外，也有吸引看慣通俗小說讀者的意圖。詳參范伯群 Fan Boqun:《民國通俗小說鴛鴦蝴蝶派·試論鴛鴦蝴蝶派》*Minguo tongsu xiaoshuo yuanyang hudie pai, shilun yuanyang hudie pai* (臺北[Taipei]: 國文天地雜誌社[Guowen tiandi zazhishu], 1990年), 頁12; 茅盾 Mao Dun:〈從牯嶺到東京〉“Cong guling dao dongjing”, 頁339-345。此外，關於《紫羅蘭》編輯方針及走向的改變，可參博孜 Bo Mei:《《紫羅蘭》(1925-1930)的「時尚敘事」》*Ziluoan (1925-1930) de 'shishang xushi'* (上海[Shanghai]: 復旦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博士論文[Fudan daxue 'zhongguo xiandai wenxue' boshi lunwen], 2004年), 頁61-65。

¹¹ 詳參范伯群 Fan Boqun:《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Zhongguo xiandai tongsu wenxueshi* (北京[Beijing]: 北京大學出版社[Beijing daxue chubanshe], 2007年), 頁253-258。此外陳建華亦曾表示「雙方爭論以至壁壘分明都是事實，但在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的一段時間裡，有些現象表明『新』、『舊』兩派之間界線模糊，不像後來文學史家分得那麼清。」見陳建華 Chen Jianhua:《革命與形式：茅盾早期小說的現代性展開 1927-1930·第八章「乳房」的都市與革命烏托邦狂想》*Geming yu xingshi: Mao Dun zaoqi xiaoshuo de xiandaixing zhankai 1927-1930, dibazhang 'rufang' de dushi yu geming wutuobang kuangxiang*, 頁386。

二、革命背景下的男體與女體描繪

左翼文學創造出許多問題青年和新女性形象，但在茅盾作品裡，「男性身體」一般較不為論者所注意，本節將比較男性身體在《蝕》三部曲與《紫蘭女俠》中的不同表現。至於「女性身體」部分，除了「肉感」的形象之外，茅盾小說其他類近「賢妻良母」的角色，以及《紫蘭女俠》中對於女性身體的想像，與其時社會氛圍中革命與解放之間的辯證及頹頹關係，亦當深入探究。以下分述之。

（一）男性身體的強力與潰頹表現

本文所謂「問題青年」，大致指涉在大時代裡對革命產生懷疑、失望情緒的角色。觀諸《蝕》三部曲，較為著力刻畫的人物有〈動搖〉裡的方羅蘭、〈追求〉裡的張曼青及史循等。作為一名信念動搖的革命者與戀愛者，小說前半段兩度寫方羅蘭為孫舞陽之艷影所迷的遐思與幻象，孫舞陽「手指的一接觸，又溫又軟又滑，又有吸力；異樣的搖惑便無理由的擊中了他」¹²而與孫舞陽有過肢體接觸後，方羅蘭便認為孫彷彿自己的一部分，什麼都可以說出來。此處所描繪男性對於身體接觸的珍重性，與小說中女性形象之開放恰成對比。隨著情節進展，革命的局勢愈發混亂，當暴民打入縣黨部之際，方羅蘭「用兩個手臂輪替著很忙亂的擦額上的急汗」，之後出城消息甚囂塵上，情勢危急之際，方羅蘭「黃豆大的汗粒，卻不斷的從額上滲出來」，方羅蘭不斷「擦著滿頭的冷汗」、「擦乾了最後一滴冷汗」¹³的形象，又與身邊冷靜的孫舞陽形成對比。

〈追求〉裡的張曼青，也類近於方羅蘭此種保守的形象，他雖對章秋柳肉體的誘惑感到心蕩神馳，然而當章秋柳主動獻吻時，卻又視其為「神經錯亂」。一年前與章秋柳月下花前的旖妮固然值得懷想，但現今理想的愛人卻是「溫柔沉默，不尚空譚，不恥小事的女子」¹⁴他對章秋柳的放浪與史循的頹廢不以為然，預言將來的章秋柳不免變成史循，或更壞。然而，

¹² 見茅盾 Mao Dun：〈動搖〉“Dongyao”，《小說月報》*Xiaoshuo yuebao* 第 19 卷第 2 號（1928 年 2 月），頁 242。

¹³ 以上拭汗的相關描繪，見茅盾 Mao Dun：〈動搖〉“Dongyao”，《小說月報》*Xiaoshuo yuebao* 第 19 卷第 3 號（1928 年 3 月），頁 366、369、370。

¹⁴ 見茅盾 Mao Dun：〈追求〉“Zhuiqiu”，《小說月報》*Xiaoshuo yuebao* 第 19 卷第 6 號（1928 年 6 月），頁 684。

曼青最終在教育事業及婚姻抉擇上的雙重挫折，與〈動搖〉裡革命及戀愛都進退維谷的方羅蘭並無二致。茅盾似乎藉此暗示在大革命中欠缺行動力與進取意志的身體，終究不免於潰散。

真正有力的身體，是在〈幻滅〉中以英雄形象現身的強猛（表字惟力），此名字雖有力強的暗示，但在刻畫人物時，茅盾卻反而描繪出一斯文白皙的形象：

至多不過二十歲，一對細長的眼睛，直鼻子，不大不小的口，黑而且細的頭髮，圓臉兒，頗是斯文溫雅，不像一個軍人；只那兩道眉稜，表示赳赳的氣概，但雖濃黑，卻並不見得怎樣闊，……左乳部已無完膚，礮彈殼的鐵片已經刮去了他的左乳，並且在他的厚實的左下胸刻上了三四道深溝。……現在，他只犧牲了一隻無用的左乳頭。¹⁵

這新來者傷的部分太奇特，形成身體的特異／畸形呈現，也對靜造成某種吸引。然而靜見到強連長時的真正情感波瀾，其實體現在濃黑的眉稜、為爭自由而留下「可寶貴的青春的血」，以及作為肉體紀念的傷疤，此處又暗示了剛毅、熱血氣質是革命者必不可缺少的要素。

同樣以瘦削形象現身者，另有〈追求〉中頹廢的史循。無政府主義者史循有著枯瘠的身體、亂蓬蓬的鬍子、三角式的狹臉以及冷氣沖天的苦笑。然而茅盾卻以「炯炯的目光」、「細而有神的眼睛」、短而銳利的話語，¹⁶暗示在史循衰頹的身體內，猶有殘餘的光熱。

凡此對眉目、面容的描繪，亦出現於《紫蘭女俠》中。張春帆大量動用了「衫裳倜儻」、「氣概昂藏」、「英眉秀目」、「長身白面」¹⁷等形容語彙來描述柳安石，以顯現男主角之風采。其他有志於革命者亦多半是「朱唇粉面」、「鵝眼圓睜，劍眉倒豎」。¹⁸這班革命志士且個個身懷飛身絕技，柳安

¹⁵ 見茅盾 Mao Dun：〈幻滅〉“Huanmie”，《小說月報》*Xiaoshuo yuebao* 第 18 卷第 10 號（1927 年 10 月），頁 31。

¹⁶ 見茅盾 Mao Dun：〈追求〉“Zhuiqiu”，《小說月報》*Xiaoshuo yuebao* 第 19 卷第 6 號，頁 681、682。

¹⁷ 以上關於柳安石的形容，分散於張春帆 Zhang Chunfan：《紫蘭女俠》*Zilan nuxia* 第 1、2、14、23 回。見《紫羅蘭》*Ziluo lan* 第 4 卷第 1 號（1929 年 7 月），頁 8；第 4 卷第 2 號（1929 年 7 月），頁 5；第 4 卷第 14 號（1930 年 1 月），頁 2；第 4 卷第 23 號（1930 年 6 月），頁 8。

¹⁸ 以上為第二回形容柏人俊的詞彙，見張春帆 Zhang Chunfan：《紫蘭女俠》*Zilan nuxia* 第 2

石與清軍對打時，不斷以飛踢、點穴等武俠招式，拯救被施暴的李若瑛、陸士珍夫婦；於江樓宴飲時，彈指間亦能飛身救回美仔與江作霖。至於 17 回中對趙國屏飛天、刀槍不入的武功多所描述；18 回裡的韋雨生則飛空絕跡，以沾衣十八跌之絕技行走江湖。顯而易見的是，《紫蘭女俠》在革命、戀愛的演繹裡，尚且加入了武俠元素，小說裡的飛功、彈指均屬基本技能，俠士身體且率皆槍彈不入，此種單一化的描述，與茅盾對於男體形象的細膩書寫，自有雲泥之別。

至於《紫蘭女俠》裡的反派男性形象，則以對女性身體的言語與行為冒犯為樂。第 9 回寫及督署親兵追捕羅紫雲時的輕薄言語：「咱們要捉住他的話，一定要叫他試試我的傢伙」，便充滿了色欲暗示。其後女子不慎跌落，一幫親兵立刻要動手輕薄，「一箇尖嘴深目亂髮蓬鬆的兵士，一隻賽地皮的手，已經直伸到那女子的胸前，差不多和那女子的軟滑雞頭，要兩膚相切」¹⁹等描繪，更充滿了淫邪想像。至於 13 回寫吳笏卿、白成仁等強搶艇家婆被教訓的慘狀，23 回寫褚玉樸部下對女學生輕薄時「狗眼一睜，狼眉一豎」，窮兇惡極的樣貌，則與前來營救俠士的俊爽之姿互為對照，二者共同體現出通俗小說裡模式化的身體描寫。

然而此種描繪的模式化，也偶見於新文學作家茅盾筆下。茅盾〈動搖〉裡寫胡國光廢國輔名、真卿號，希望經由改名完成封建身體的改變。但茅盾對於此土豪劣紳的外在形象，卻狠狠嘲弄了一番，胡國光一貫是「小而帶凸的眼球」、「委瑣裡帶幾分尖滑」，其「瘦黃臉，細眼睛，稀稀鬆鬆幾根小黃鬚」²⁰的樣貌，且與宣傳畫中如出一轍。可見茅盾《蝕》三部曲裡對於男性身體的描繪，略有受通俗小說影響之跡，且相較於其小說中女性身體的表現，普遍傾向於行止保守。然而對照《紫蘭女俠》中男性身體的平面、呆板與單一，其實仍展現了一定程度的多元開展與立體描繪，其表徵的意義和傾向性，也各自有所不同。

陳建華認為茅盾小說裡充滿傳統「美人香草」的隱喻，而男性主體在其中是「缺席」的，他並指出此種男性懦弱的符碼，普遍出現於明清以來

回，頁 5。

¹⁹ 以上二段引文見張春帆 Zhang Chunfan:《紫蘭女俠》Zilan nuxia 第 9 回，《紫羅蘭》Ziluoan 第 4 卷第 9 號（1929 年 11 月），頁 4、6。

²⁰ 以上二引文分見茅盾 Mao Dun:〈動搖〉“Dongyao”，《小說月報》Xiaoshuo yuebao 第 19 卷第 1 號（1928 年 1 月），頁 3；第 19 卷第 2 號，頁 239。

的世情小說裡。²¹然而經由以上分析，可見茅盾所描繪的男性形象，能否與明清以來小說中的柔弱男性互為指涉？或許仍有待商榷。相較於 1920 及 1930 年代以降對英雄人物的塑造與刻意提倡，我以為茅盾毋寧是將其時對自我軟弱性格的質疑與對強力政治信仰的嚮往，隱藏在看似模式化的傳統男性身體描繪裡；而此男性身體的描繪，或許意也不在於承轉晚清男性主體現代化的可能性，而恰恰反映出其時身體與精神狀態下最真實的自我，此在下文將續有論述。

（二）秀媚與豪氣兼具的女性身體

楊聯芬曾就 1929 年謝冰瑩因出版《從軍日記》暴得大名的現象，指出當時作為報刊編輯和出版策畫者的孫伏園和林語堂，在對話討論及序文中所展現的審美心理，部分反映了「中國自晚清以來激進知識界（以男性為主）對婦女解放的真誠期待，這種期待，與晚清革命派對『女英雄』的崇拜相似，有某種極端性」。²²與此同時，《紫蘭女俠》小說連載的出現，我認為可與《從軍日記》形成某種現實與想像的參照。謝冰瑩參與武漢誓師、討伐軍閥的行動，與張春帆在《紫蘭女俠》裡所展現反帝、反封、統一中國的理想，不無精神互通之處；而張春帆在「武俠小說」的類型裡，以大量女性替代「男俠」的想像，也與現實生活中的女兵形象形成輝映，然而在身體的想像與期待裡，二者卻展現出不同視界。

《紫蘭女俠》第 23 回寫女學生為褚玉璞部下所欺，搭救者區紫烟曾感嘆「可憐可憐！這都是女同胞們太懦弱的原故啊！」，²³「習武」以防身報國，似乎成為女同胞的出路，也因此紫蘭堡中的諸女俠們，個個身手高強，飛簷走壁之外，更有所謂對身體「電氣」運用的理論：

大凡一個人身體的分子裡頭，總有本來的電氣。以前的內功外功，就是電氣與非電氣的分別。練外功的，只能運用他有形的肢

²¹ 見陳建華 Chen Jianhua：《革命與形式：茅盾早期小說的現代性展開 1927-1930·第九章 結論》*Geming yu xingshi: Mao Dun zaoqi xiaoshuo de xiandaixing zhankai 1927-1930, dijiuzhang jielun*，頁 412-413。

²² 見楊聯芬 Yang Lianfen：〈女性與革命——以一九二七年國民革命及其文學為背景〉“Nuxing yu geming: yi 1927 nian guomin geming jiqi wenxue wei beijing”，《政大中文學報》*Zhengda zhongwen xuebao* 第 8 期（2007 年 12 月），頁 126。

²³ 見張春帆 Zhang Chunfan：《紫蘭女俠》*Zilan nuxia* 第 23 回，《紫羅蘭》*Ziluolan* 第 4 卷第 23 號（1930 年 6 月），頁 8。

體……練內功的卻就不同了，他能把他原有的電氣運轉起來，再用電氣去支配身體，以無形指揮有形，自然連有形的肢體，也覺得神奇不測起來。……在佛家說起來，就是頂上圓光；在道家說起來，就是三花聚頂；在儒家說起來，恰只是個浩然之氣。……一個人只要把他本身的陰陽電氣，調和呼吸，集合在一起，施展起來，真有不可思議的力量。²⁴

顯見「非凡身體」的鍛鍊與使用，正是女俠所念在茲者。除此之外，小說最後的高潮在於身外分身「易容術」的運用：原來仇雲峯是從仇紫滄身上產生出來的，而仇紫滄即是何紫蘭；吳紫蓉亦可化為仇紫滄，凡此想像甚至涉及身體性別的改變。

楊聯芬提到解放後婦女社會性別的「男性化」，在大眾傳媒中，無疑都是最具魅力的「看點」，²⁵然而在《紫蘭女俠》中，這種去性別化的看點，卻以易容方式形成曲折的反轉；至於實際現身的女性角色，卻又充滿了柔媚氣質。《紫蘭女俠》命名之所由來，源於此批女俠居於紫蘭堡，且皆以紫色系裝扮識別。試觀第4回女俠首度現身的風采，水面上一道光華直滾過來，疾如飛電：

方纔瞧見這一道光華，竟是一箇紫衣少女，穿著一身稱身可體的紫綃衣褲，恰淡淡的不十分深，頭上裹著一條紫帕，連鞋襪都是一色紫的，空著一雙手，只腰間紫綃帶上，綴著兩枝銀色小手鎗。²⁶

此種衣著設計，原始用意雖是為雜誌打招牌，²⁷但紫色的夢幻氣質，恰凸顯出女性的柔美浪漫。此外，所有出場人物如孟紫芸生得「削肩細腰、明眸

²⁴ 見張春帆 Zhang Chunfan：《紫蘭女俠》Zilan nuxia 第6回，《紫羅蘭》Ziluolan 第4卷第6號（1929年9月），頁4-5。

²⁵ 見楊聯芬 Yang Lianfen：〈女性與革命——以一九二七年國民革命及其文學為背景〉“Nuxing yu geming: yi 1927 nian guomin geming jiqi wenxue wei beijing”，頁127。

²⁶ 見張春帆 Zhang Chunfan：《紫蘭女俠》Zilan nuxia 第4回，《紫羅蘭》Ziluolan 第4卷第4號（1929年8月），頁3。

²⁷ 見陳建華 Chen Jianhua：《革命與形式：茅盾早期小說的現代性展開 1927-1930·第三章「革命加戀愛」與女性的公共空間想像》Geming yu xingshi: Mao Dun zaoqi xiaoshuo de xiandaixing zhankai 1927-1930, disanzhang 'geming jia lianai' yu nuxing de gonggong kongjian xiangxiang，頁134。

皓齒」、「小小的鵝蛋臉，長眉秀目，神采娟妍。恰眉宇間別有一種英武之氣」。²⁸作為同志會會長的何紫蘭，更是風華絕代：

正說著，已聽得一陣腳聲過處，走進一個佳人，穠纖得中、修短合度。山眉水眼、玉面朱唇。穿著一身紫綃衣褲，襟上插著一朵紫羅蘭花，黑漆般頭髮挽成兩條鬆辮，左右雙垂。趁（視）著他的桃靨梨渦、雪膚花貌，越顯得娉婷有致、皎潔非常。²⁹

其他如龍紫珊、陳紫英、羅紫雲、白紫綃、區紫烟、吳紫蓉等，作者亦不憚其煩，反覆用「柳腰蓮臉」、「風致娟妍」、「皓齒明眸，清揚絕俗」、「蛾眉淡掃，雲髮低垂」³⁰等語彙形容。尤有甚者，第2回寫到弱女子李若瑛即將受辱的片段，「珠淚縱橫」、「斷線珍珠」、「含著一胞珠淚」等淚光飛濺之處，無所不在。此節回目且題為「歸路阻重門，鶯啼燕泣；驕兵施暴行，柳慘花愁」，「鶯」、「燕」、「柳」、「花」背後的身體暗示與言情風味，更充滿了舊小說的意淫想像。女俠們儘管武功蓋世，但卻個個身材纖細、婀娜多姿，與茅盾小說裡的肉感、健美形象絕不相類。同時，「嬌軀」橫陳、「蛾眉」一皺、「纖腰」一扭等動作，也頻繁出現在女俠行止裡，與現實生活中去女性化的女兵形象絕不相類。

凡此舊小說筆調與習氣，以言情且略帶情色的寫法引發想像，自有其市場考量。衡諸當時社會狀況便可發現，1930年代前後，革命加戀愛題材幾乎無不暢銷，再加上其時武俠小說、電影正處鼎盛時期，³¹張春帆此作以舊式愛情小說寫法，融合武俠與革命背景，試圖爭取讀者市場，並不令人意外。鴛蝴派在與新文學家的論爭中處於下風，但在創作上卻更取開放姿態，他們於傳統言情、武俠的套式上，敏銳配合當時婦女解放的語言，將時代對婦女體魄的期許，以武術高強加以投射，並結合愛國觀念，成就陳

²⁸ 見張春帆 Zhang Chunfan：《紫蘭女俠》Zilan nuxia 第4回，頁3、6。

²⁹ 見張春帆 Zhang Chunfan：《紫蘭女俠》Zilan nuxia 第5回，《紫羅蘭》Ziluolan 第4卷第5號（1929年9月），頁5。

³⁰ 以上形容分別見張春帆 Zhang Chunfan：《紫蘭女俠》Zilan nuxia 第22、23、24回，《紫羅蘭》Ziluolan 第9卷第22-24號（1930年5月-1930年6月），頁3、頁8、頁5。

³¹ 相關背景知識詳參姜輝 Jiang Hui：《革命想像與敘事傳統：「紅色經典」的模式化敘事研究》Geming xiangxiang yu xushi chuantong: 'hongse jingdian' de moshihua xushi yanjiu（北京[Beijing]：人民出版社[Renmin chubanshe]，2012年），頁182；以及范伯群 Fan Boqun：《民國通俗小說鴛鴦蝴蝶派·試論鴛鴦蝴蝶派》Minguo tongsu xiaoshuo yuanyang hudie pai, shilun yuanyang hudie pai，頁22-23。

建華所謂「形式上多元雜交」³²的文體。但其最終目的，畢竟仍以市場考量為務，由其對女性身體的形容，也可以看出骨子裡並非真正接受新思潮衝擊而有所反省。此外，小說雖名為《紫蘭女俠》，說到底所有女俠均為襯托革命男性柳安石的存在，稍做觀察，便不難發現行俠仗義的描寫，其實仍以柳安石居多，而何紫蘭雖為會長，最終也勢必為柳安石擄獲芳心，從而回歸傳統才子佳人的美滿結局。

（三）肉感而健美的女性身體

相較於《紫蘭女俠》中女性身體的纖細與嬌羞，茅盾《蝕》三部曲裡的女性，則完全是肉感健美的形象。〈幻滅〉、〈動搖〉及〈追求〉裡最亮眼的三名角色：慧、孫舞陽、章秋柳，都被塑造成男性「強力」性格與女性「誘人」身體的混合。〈幻滅〉中穿著紫色綢單旗袍赴約的周定慧，「軟綢緊裹著她的身體，十二分合式，把全身的圓凸部分都暴露得淋漓盡致」³³這視覺的強大刺激對隋抱素有著無盡的誘惑力。〈動搖〉裡孫舞陽的正式出場，則是在聯席會議上發言，「因為說話太急了些，又可以看見她的圓軟的乳峯在紫色綢的旗袍下一起一伏的動」，對方羅蘭而言，「令人起一種超肉感的陶醉，除非是她的半坦露的雪白的頸胸，和微微震動的胸前的乳房，可以說是誘惑的。」³⁴其他如〈追求〉裡透過同性朱近如眼中所見到的章秋柳，也是肉感形容。茅盾反覆言及女性特有的「肉的」香味、女性的甜香，與《紫蘭女俠》中女俠「如飛燕般穿將出去，一陣香風飄浮」³⁵的描寫，行文間不斷暗示了肉「香」所展示的欲望性嗅覺逗引。

非但如此，即連茅盾筆下所寫的另一類女子：³⁶靜和方太太（陸梅麗），雖然相較於前一類型，較欠缺強力的意志與開放的性格，但在鋪陳其外貌和

³² 見陳建華 Chen Jianhua：《革命與形式：茅盾早期小說的現代性展開 1927-1930·第三章「革命加戀愛」與女性的公共空間想像》*Geming yu xingshi: Mao Dun zaoqi xiaoshuo de xiandaixing zhankai 1927-1930, disanzhang 'geming jia lianai' yu nuxing de gonggong kongjian xiangxiang*，頁 140。

³³ 見茅盾 Mao Dun：〈幻滅〉“Huanmie”，《小說月報》*Xiaoshuo yuebao* 第 18 卷第 9 號（1927 年 9 月），頁 8。

³⁴ 以上引文分見茅盾 Mao Dun：〈動搖〉“Dongyao”，《小說月報》*Xiaoshuo yuebao* 第 19 卷第 2 號，頁 234、255。

³⁵ 見張春帆 Zhang Chunfan：《紫蘭女俠》*Zilan nuxia* 第 22 回，《紫羅蘭》*Zilulan* 第 4 卷第 22 號（1930 年 5 月），頁 4。

³⁶ 茅盾嘗自言：「《幻滅》、《動搖》、《追求》這三篇中的女子雖然很多，我所著力描寫的，

生活時，茅盾一樣用穿著窈窕，活潑，「肉感」；與強猛共度「肉感」的星期；兩人之間充滿了「肉」的享樂³⁷來形容靜的戀愛。至於方太太在方羅蘭眼中，其「肉感美的焦點是那肥大的臀部和柔嫩潔白的手膀」，回憶新婚出遊時「你的顫動的乳房，你的嬌羞的眼光，是男子見了都要動心的！」³⁸顯見對於活力、健美與肉感形象的崇尚，是《蝕》三部曲裡女性的一致形象。

而在此形象的描繪裡，胸部尤其是視線集中之焦點。「胸部微顫」的慧固然令隋抱素心蕩神馳，孫舞陽在破軍服下玲瓏肉感的襯衣，尤其充滿了挑逗性，當她脫下束胸時：

方羅蘭看見孫舞陽的胸部就像放鬆彈簧似的鼓凸了出來，把襯衣對襟上鈕釦的距間都漲成一個個的小圓孔，隱約可見白緞子似的肌膚。她的活潑和肉感，與方太太並坐而更顯著。方羅蘭禁不住心蕩了。³⁹

其他如章秋柳在薄紗睡衣下隱約翕動的胸部、在雨中「把一對乳峰高高地襯露出來」的描繪亦隨處可見。

1930 年代的小說家中，茅盾為最勇於大膽描寫愛情與性欲的作家之一，在其小說中，這些女革命者總不憚於展露乳部的圓凸與柔美，放蕩的身體加上革命的精神，體現出充滿誘惑力的女體，女性的性本質也因此獲得合法性。陳建華對於其小說中的「乳房」書寫有過專章討論，劉劍梅對其小說中新女性的性感身體也做過研究，二文都引述時論，⁴⁰指出女子對國

卻只有二型：靜女士，方太太，屬於同型；慧女士，孫舞陽，章秋柳屬於又一同型。」見茅盾 Mao Dun：〈從牯嶺到東京〉“Cong guling dao dongjing”，頁 334。

³⁷ 參見茅盾 Mao Dun：〈幻滅〉“Huanmie”，《小說月報》*Xiaoshuo yuebao* 第 18 卷第 10 號，頁 35、37、38，但此處所有使用「肉感」詞彙的部分，在後來的版本中全數被刪除。

³⁸ 見茅盾 Mao Dun：〈動搖〉“Dongyao”，《小說月報》*Xiaoshuo yuebao* 第 19 卷第 1 號，頁 18。

³⁹ 見茅盾 Mao Dun：〈動搖〉“Dongyao”，《小說月報》*Xiaoshuo yuebao* 第 19 卷第 3 號，頁 373。

⁴⁰ 鄭逸梅、呂碧城等都曾撰文表達看法，相關討論詳參陳建華 Chen Jianhua：《革命與形式：茅盾早期小說的現代性展開 1927-1930·第八章「乳房」的都市與革命烏托邦狂想》*Geming yu xingshi: Mao Dun zaoqi xiaoshuo de xiandaixing zhankai 1927-1930, dibazhang 'rufang' de dushi yu geming wutuobang kuangxiang*，頁 362；劉劍梅 Liu Jianmei 著，郭冰茹 Guo Bingru 譯：《革命與情愛——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中的女性身體與主題重述》*Geming yu qingai: ershi shiji zhongguo xiaoshuoshi zhong de nuxing shenti yu zhuti chongshu*（上海 [Shanghai]：上海三聯書店 [Shanghai sanlian shudian]，2009 年），頁 19。

家有傳種改良之義務、女子體格的健美也是健全國家的代表，也因此，健康的胸部不僅關乎健美，也利於哺育子女。同時，以「乳房」詞彙取代諸如《紫蘭女俠》中「雞頭」等用法，也代表對傳統語彙的揚棄，重新以科學眼光審視女體，是進步、現代的代表。陳建華便指出「乳房」本身是一種強勢的切入，帶有強烈的文化異質性，明顯拒絕「酥胸」的文學語言資源。⁴¹在此進步、現代、強身、強國、傳種的多重指涉下，《蝕》三部曲描寫女性的肉感與健美，與《紫蘭女俠》極力鋪陳女性習武可防身救國的理論，展現出同質異貌的女性身體書寫樣態。

除了肉感的身體與胸部的視覺焦點之外，扭擺的細腰、肥白的臂彎、躡腳尖半跳舞的步法，都是茅盾投諸於女性身上的注目眼光，甚至關於腋下茸毛、膝彎小渦等描述，也應是受到當時上海人體模特兒興起，視覺眼光的改變所影響。陳建華以為這些奇特的性點展示，不僅帶著性話語特徵，也含有人體審美和倫理典律，「既滿足市民對於情色狂想的需求，又突出了人體的審美與教育功能。」⁴²

同時，若觀察當時雜誌中的廣告美女，便可見多以活潑、開朗、自信為形象特徵，她們不但是都市新女性的形象大使，也成為反映都市跳躍性生活節奏的特殊符號。⁴³茅盾筆下女性人物的特質，恰可與當時月份牌風格美女畫互為映照。平心而論，在茅盾小說中的某些女體形容，不盡然完全必要，而是為吸引讀者的商業策略，這些對於城市女性的刻畫，與廣告美女共同體現了男性曖昧的凝視，以及對於上海時髦女性的想像。然而茅盾更立體化的描繪，則是進一步藉由聲音表情寫女體。例如〈追求〉裡的章秋柳以尖峭聲音出場，她的發言總是以「柔媚又帶刺的聲音，把在場一眾人的嘴巴都煽開了。」⁴⁴而與其形成對照的，則是朱近如女士嫉妒時「粗厲

⁴¹ 見陳建華 Chen Jianhua：《革命與形式：茅盾早期小說的現代性展開 1927-1930·第八章「乳房」的都市與革命烏托邦狂想》*Geming yu xingshi: Mao Dun zaoqi xiaoshuo de xiandaixing zhankai 1927-1930, dibazhang 'rufang' de dushi yu geming wutuobang kuangxiang*，頁 358。

⁴² 同上註，頁 380。

⁴³ 參見博玫 Bo Mei：《《紫羅蘭》(1925-1930)的「時尚敘事」》*Zilulan (1925-1930) de 'shishang xushi'*，頁 67-68。

⁴⁴ 見茅盾 Mao Dun：〈追求〉“Zhuoqi”，《小說月報》*Xiaoshuo yuebao* 第 19 卷第 6 號，頁 681。

的沙聲」、「慘厲的聲音」，以及吃醋時「扁闊的聲音」、令曼青聽著感到牙齦發酸的奇怪嗓音，⁴⁵以此寫其為人之淺薄、庸劣和窄狹。

最後，關於新女性最時尚的描寫，則是「腿」的暴露。當時上海日常生活中，看電影、跳舞是最「城市」的消費形式，也是生活型態與個性品味的表徵。〈追求〉裡的章秋柳，便在跳舞場裡與王仲昭不期而遇，平日生活裡則隨時有旋身、舞蹈的動作，即令最後知曉自己可能已由史循處感染梅毒：

章女士笑著回答；從床上跳起來，在房裡旋了一個 charleston 式的半圓。這急遽的動作，使她的從中間對分開的短髮落下幾縷來覆在眉梢，便在她的美臉上增添了一些稚氣，閃射著浪漫和幻想的色彩。⁴⁶

改造史循成為新人的計畫雖然失敗，但是對於生命的激情，即令至最後一刻亦毫不放棄，這是新女性強力性格與豐美肉體所表徵的戰鬥性。同時，〈動搖〉裡的孫舞陽更以其「渾圓的柔若無骨的小腿」，演繹了一場深具象徵意義的舞蹈：

孫舞陽不回答，唱著「起來呀！飢寒交迫的奴隸，」在房間裡團團轉的跳。她的短短的綠裙子飄起來，露出一段雪白的腿肉和淡紅色短褲的邊兒。……⁴⁷

在令諸男士神魂顛倒之際，茅盾更安排孫舞陽以肉感的軀體、暴露的腿肉，伴隨著〈國際歌〉的節奏，舞出「革命加戀愛」的浪漫想像與理想女神的原型。

三、在革命中行動、戀愛的身體

論者曾指出在 1920、30 年代「革命加戀愛」小說裡，新女性參戰的動機多半與改善婚姻狀況有關，女性為革命所拯救，而拯救她們的身體者又

⁴⁵ 見茅盾 Mao Dun：〈追求〉“Zhuiqiu”，《小說月報》*Xiaoshuo yuebao* 第 19 卷第 8 號（1928 年 8 月），頁 969；第 19 卷第 9 號（1928 年 9 月），頁 1075。

⁴⁶ 見茅盾 Mao Dun：〈追求〉“Zhuiqiu”，《小說月報》*Xiaoshuo yuebao* 第 19 卷第 9 號，頁 1082。

⁴⁷ 見茅盾 Mao Dun：〈動搖〉“Dongyao”，《小說月報》*Xiaoshuo yuebao* 第 19 卷第 2 號，頁 240。

多為男性，此種敘述成規，與中國傳統文學對英雄形象的書寫如出一轍。⁴⁸然而透過實際文本的考察與驗證，便可以發現未必均然，至少在茅盾小說中，便可以發現男性與女性之間的關係是多元呈現的，甚至形成交相頡頏的局面。本節試圖將革命與兩性身體加以聯繫，由此對作家的寫作心理進行窺探，並認識男體與女體在革命中的諸種指涉與表徵，以及「革命加戀愛」公式在政治和性之間所形成的悖論。

（一）革命焦慮與自我投射

如前所述，茅盾小說中諸如慧、孫舞陽、章秋柳一類的新女性，實意味著健康的性解放，同時其性感身體也象徵著進步與對於革命烏托邦的想像，⁴⁹試觀〈追求〉裡王仲昭道遇章秋柳，但覺笑容、走路姿勢都近乎他心儀的女士陸俊卿，史循望著章秋柳也不免想起他過往的愛人周女士，其他如張曼青、曹志方等更無庸置疑。如水蛇般裊裊行至的章秋柳，儼然是眾男士心目中理想女士的投影，而〈動搖〉中姿態妖嬈、談笑風生的孫舞陽亦然。曾有學者批評這些女性角色其實欠缺內心獨白和真實的性別體驗，因此更似男性的欲望與想像，從小說中她們也觀察到「是孫舞陽妖媚的身體而非反傳統精神吸引方羅蘭。」⁵⁰由此出發，楊聯芬批評茅盾筆下所塑造的女性，只是自我欲望與理想的體現：美貌、性感，又充滿政治熱情；既是情人，又是同志，且無需擔心她們會拖住自己要求結婚。⁵¹而王德威針對茅盾小說中的性別政治，更早已指出茅盾「男性的女權思想」(male feminism)深處存在著矛盾，「他的同情每每洩漏焦慮，而他對婦女解放的宣導也導致

⁴⁸ 見喬春雷 Qiao Chunlei:〈二三十年代「革命+戀愛」模式中的性別政治〉“Ersanshi niandai ‘geming + lianai’ moshi zhong de xingbie zhengzhi”，《渤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Bohai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第33卷第1期（2011年1月），頁34-35。

⁴⁹ 關於此點，陳建華及劉劍梅都有過精采的相關論述，詳參陳建華 Chen Jianhua:《革命與形式：茅盾早期小說的現代性展開 1927-1930》Geming yu xingshi: Mao Dun zaoqi xiaoshuo de xiandaixing zhankai 1927-1930；劉劍梅 Liu Jianmei 著，郭冰茹 Guo Bingru 譯：《革命與情愛——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中的女性身體與主題重述》Geming yu qingai: ershi shiji zhongguo xiaoshuoshi zhong de nuxing shenti yu zhuti chongshu 二書。

⁵⁰ 見劉劍梅 Liu Jianmei 著，郭冰茹 Guo Bingru 譯：《革命與情愛——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中的女性身體與主題重述》Geming yu qingai: ershi shiji zhongguo xiaoshuoshi zhong de nuxing shenti yu zhuti chongshu，頁74。

⁵¹ 見楊聯芬 Yang Lianfen:〈女性與革命——以一九二七年國民革命及其文學為背景〉“Nuxing yu geming: yi 1927 nian guomin geming jiqi wenxue wei beijing”，頁140。

一些新的限制。」⁵²茅盾小說中的新女性，儼然是意淫的理想女性之想像，她們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是否真能有自由發展的空間，確實引發學者質疑。

然而，若果將茅盾筆下這些活潑、熱情、完全不受限制，因此也難以預料的女性，視之為「革命」行動的指涉與象徵，是否能提供另一種視角，解釋茅盾寫作《蝕》三部曲時，內在對於當時情勢的反省與遲疑？換言之，茅盾或許正欲藉由這些男性意淫下的色欲身體，凸顯出革命的破壞性本質，以及難以掌握的危險性。一如劉劍梅所言，茅盾「一方面為自己所塑造的大膽的女性所著迷，但另一方面也被她們所驚嚇」，⁵³同理，對於革命從原先的介入、參與，到情況無法掌握時的質疑與矛盾，又何嘗不是當時小說家的真實心境？革命的游離與豐富性，一如新女性性感的身體，它既誘人又危險；既生機蓬勃又充滿破壞作用。在小說裡，孫舞陽、章秋柳的愛情與革命永遠處於未完成狀態，她們不被婚姻所拘限，充滿生命力與活力，而革命的魅力與悖論，或許也正在於：它必須永遠處於「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未完成狀態，此種未完成，自然也如茅盾筆下新女性所散發的誘惑般，隱含著某種迷惘成分與致命性威脅。

只是，茅盾在塑造這些女性的同時，其實也藉由她們頹廢的行止，閃爍表現其內在的質疑：這些號稱「革命者」的革命者，是否具有對革命的真正熱情與認知呢？章秋柳在放言高論、返回住處後，仍難掩對時勢的不平與女友失去所愛的痛惜，在憤激又驚怖的情緒裡，她見到東方明頸間宛如一道血線的幻象，而起「毛戴」之感，那句「呸！真不應該！還沒看見真血就這麼戰慄！」⁵⁴的自語，無疑婉轉表達了茅盾內在的嘲諷。

相較之下，我以為茅盾筆下另一類女性其實更饒富興味。陳建華曾指出靜小姐和方太太屬於「過去時被動語態」，相較於「革命現在進行時」的

⁵² 見王德威 Wang Dewei：《茅盾，老舍，沈從文：寫實主義與現代中國小說·第三章革命的情境與情節》*Mao Dun, Lao She, Shen Congwen: xieshi zhuyi yu xiandai zhongguo xiaoshuo, disanzhang geming de qingjing yu qingjie*（臺北[Taipei]：麥田出版社[Maitian chubanshe]，2009年），頁122。

⁵³ 見劉劍梅 Liu Jianmei 著，郭冰茹 Guo Bingru 譯：《革命與情愛——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中的女性身體與主題重述》*Geming yu qingai: ershi shiji zhongguo xiaoshuoshi zhong de nuxing shenti yu zhuti chongshu*，頁74。

⁵⁴ 見茅盾 Mao Dun：〈追求〉“Zhuiqiu”，《小說月報》*Xiaoshuo yuebao* 第19卷第9號，頁1064。

前衛女性們，方太太在價值的天平上，也「難以與孫舞陽的乳房匹敵」。⁵⁵然而觀諸茅盾對於這一類型女性的描繪，也不乏大膽開放的行止，例如靜看待兩性關係本是相當莊嚴、聖潔而溫柔，但茅盾對其與隋抱素及強猛的兩段情欲書寫，卻也相當大膽。小說先言思及抱素對自己的理解時，靜有一種溫暖的麻醉感，隨後更衣注視著自己「豐滿的處女身」，顯示其思春之心，此際抱素來訪，雙方有了肢體接觸：

從靜的手心裡傳來一道電流，頃刻間走遍了抱素全身；……他本能地挽住了靜的腰支，擁抱她在懷裡。靜閉著眼，身體軟軟的，沒有抵拒，也沒有動作；昏迷中她感覺得男性的灼熱的撫摩在她胸部停留了片刻，便向下移，未曾經驗過的麻癢，支配了她的全身，她恍惚覺得自己的肢體骨節都鬆開了，解散了，知覺一點一點的被奪去，最後，完全失卻了她自己。⁵⁶

其後與其心目中的英雄強猛，在廬山開展新生活時：

熱情的衝動，在靜的身上擴展開來；最初只是心頭的微跳，漸漸呼吸急促，渾身有一種潮熱。她緊緊地抱住了強，臉貼著臉，她自覺臉上烘熱得利害。她完全忘記有周圍一切的存在，有世間的存在，只知有他的存在。她的小口，本能地接著強的嘴唇，微微吐露她的舌尖。她覺得身體飄飄地望上浮，渴念強壓住她。……她已經脫去了半濕的紗衫，只穿著連褲的汗背心了。冷雨的冷寒氣侵襲，逐漸有力，靜緊貼在強的胸前，愉快地領受男性的肉的烘熱。⁵⁷

可見對性的渴念、接觸與開放態度，同樣存在於這類女性身上，〈動搖〉裡也不乏方羅蘭夫妻間閨房情事的描繪，而方太太在胡國光眼中，是以溫婉可親的少女形貌出現。在 1920 年代後期，婦女主流話語中的「賢妻良母」

⁵⁵ 見陳建華 Chen Jianhua：《革命與形式：茅盾早期小說的現代性展開 1927-1930·第四章《蝕》三部曲：時間鏡框中的女性身體》*Geming yu xingshi: Mao Dun zaoqi xiaoshuo de xiandaixing zhankai 1927-1930, disizhang Shi sanbuqu: shijian jingkuang zhong de nuxing shenti*，頁 173、186-187。

⁵⁶ 見茅盾 Mao Dun：〈幻滅〉“Huanmie”，《小說月報》*Xiaoshuo yuebao* 第 18 卷第 9 號，頁 20。

⁵⁷ 以上引文分見茅盾 Mao Dun：〈幻滅〉“Huanmie”，《小說月報》*Xiaoshuo yuebao* 第 18 卷第 10 號，頁 37。

已漸告消歇，但茅盾作品裡的方太太梅麗，卻仍以「賢妻良母」型態存在，只不過這名賢妻良母一如〈幻滅〉裡的靜女士，也在時代浪潮中受過新思想洗禮，然而「這世界變得很快，太複雜，太矛盾，我真真的迷失在那裏頭了。」⁵⁸方太太的苦惱，何嘗不是茅盾彼時心境的投射？〈動搖〉終結於梅麗在革命亂象與愛情猜疑間產生的幻覺裡，那如小蜘蛛般動搖的身軀，毋寧也可視為茅盾自身的寫照。

我想指出的是，一般論述茅盾小說時，都較為注意孫舞陽、章秋柳等放蕩一型人物，但此類稍偏向「賢妻良母」型的角色，其實一方面展現出小說家對於革命女性形象的不同期待，另一方面也暗示了茅盾的自我心態：她們同樣擁有符合新社會期待的健美形象，也經受過新思想洗禮，然而在面對革命的態度上，卻更謹慎一些、保留一些。由茅盾筆端對此類女性所表達的同情，也許更可以看出其自我投射的軌跡，而相較於茅盾筆下向來較受重視的慧、孫舞陽與章秋柳等，這類女性也許更具有獨特而隱微的意義。

（二）病體的指涉與象徵

論者曾歸納 1920 及 30 年代大部分「革命加戀愛」小說的特點多表現出消沉、頹廢、盲目與躁動不安的性格，但其後大部分作品並不願在此多做停留，如洪靈菲、胡也頻等，往往立刻將主題轉向光明面的陳述。⁵⁹此中唯茅盾的作品最為特殊，以《蝕》三部曲而言，「病體」在小說中便展露出其思想的複雜性。1927 年夏，茅盾在牯嶺養病，據稱得了嚴重的腹瀉，且又受失眠症所苦，而在養病期間，茅盾結識了「肺病第二期」的雲小姐，她多愁多病的性格也引發作家的研究興味，8 月底回到上海，正值妻子病中。⁶⁰約當此際，茅盾展開《蝕》三部曲的書寫，推敲其時心態，除了對於革命信念的動搖與反省外，個人特殊的情境，應該也導致作家對病體的特別注目，幻滅、悲觀、消沉的心緒，應當是在內外交煎的情況下產生，而茅盾對於病體的敘述，或許也反映了思維的痛苦與掙扎，以及身心雙重層面的反省與期待。

⁵⁸ 見茅盾 Mao Dun：〈動搖〉“Dongyao”，《小說月報》Xiaoshuo yuebao 第 19 卷第 1 號，頁 19。

⁵⁹ 見張屏瑾 Zhang Pingjin：〈從摩登戀愛到摩登革命——左翼作家與都市書寫〉“Cong modeng lianai dao modeng geming: zuoyi zuojia yu dushi shuxie”，《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Tongji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第 21 卷第 5 期（2010 年 10 月），頁 88。

⁶⁰ 見茅盾 Mao Dun：〈從牯嶺到東京〉“Cong guling dao dongjing”，頁 332-333。

先言〈追求〉中史循的自殺事件，在其自殺獲救後，曾對章秋柳說明病體的無奈與痛苦：

對於世事的悲觀只使我消沉頹唐，不能使我自殺；假使我的身體是健康的，消沉時我還能頹廢，興奮時我願意革命，憤激到不能自遣時，我會做暗殺黨。但是盲腸炎把我的生活力全都剝奪完了，我只是一個活的死人。……⁶¹

相較於《紫蘭女俠》中「自殺」語彙的出現，革命志士如譚一飛，唯在欲為革命殉時方取出毒藥水，汪麗雲則是在革命理念不被支持時，但求一死。志士若徒然欲犧牲生命，則會被視為以死塞責。⁶²高嘉謙曾指出 1905 以後的革命黨人特別熱衷於身體血祭，而暴力暗殺即是身體極致恐怖的展演。⁶³然而在 1920 年代末的語境裡，史循口出「暗殺」之誓願，身體卻無能承擔想像中的行俠之道，盲腸炎把生活力剝奪，無法做革命或暗殺，便只求自殺。耐人尋味的是，茅盾在描繪其自殺前的思考時，特別著力於種種自殺方式的設想，史循自殺的前提竟是免於痛苦，而關於其使用哥羅芳後的反應：

他雙手按在手帕上面，同時用力深呼吸。一縷頗帶涼意的甜香從喉頭經過，注入他的胸部，立刻走遍了全身，起一種不可名說的暢快。……他覺得身體已經離了床，一點一點的往上浮；……他覺得身體的各部分正在鬆解融化，又感得胸膈間有點脹悶，……似乎全身都已消散，只有一個腦子還在，他還有意識。他意識到現在是沉下，沉下，沉下，加速度的沉下！……⁶⁴

⁶¹ 見茅盾 Mao Dun：〈追求〉“Zhuoqi”，《小說月報》*Xiaoshuo yuebao* 第 19 卷第 7 號（1928 年 7 月），頁 832-833。

⁶² 相關情節詳見張春帆 Zhang Chunfan：《紫蘭女俠》*Zilan nuxia*，第 8 回、第 11 回，《紫羅蘭》*Ziluo lan* 第 4 卷第 8 號（1929 年 10 月），頁 13、14；第 4 卷第 11 號（1929 年 12 月），頁 12。

⁶³ 見高嘉謙 Gao Jiaqian：《國族與歷史的隱喻——近現代武俠傳奇的精神史考察（1895-1945）》*Guozu yu lishi de yinyu: jinxindai wuxia chuanqi de jingshenshi kaocha (1895-1945)*（南投[Nantou]：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Jinan guoji daxue zhongguo yuwenxue yanjiusuo shuoshi lunwen]，2001 年），頁 47。

⁶⁴ 見茅盾 Mao Dun：〈追求〉“Zhuoqi”，《小說月報》*Xiaoshuo yuebao* 第 19 卷第 7 號，頁 831。

哥羅芳麻醉後的甜香與漂浮感，一如其瘋狂的肉感追求經驗。關於病體與性愛、病體與革命，在其後與章秋柳短暫的肉體經驗裡，有更進一步的描寫，此處先言經此自殺後的「重生」經驗。

關於「重生」與病體的關聯，在〈幻滅〉裡亦有所書寫。當靜恍悟到自己為愛情騙子玷污處女的清白時，她急欲逃脫「戀人」魔掌，為躲避隋抱素而進醫院，沒想到竟得了猩紅熱，而此「病體」儼然成為今昔之區隔，重生後的靜決定投入政治工作。再經一場北伐誓師的洗禮，雨中受涼的靜，因為悲壯情緒的感染，「肉體上病著，卻給她精神上一個新的希望，新的慰安，新的憧憬」，⁶⁵從此她先後在婦女會、工會進行社會服務，終於在醫院擔任看護時結識拯救其精神信念的強猛。

病體如何重新激發生命意志？似乎戀愛佔有極大因素。章靜如此，史循亦然。秋柳以豐腴紅潤的健康肉體與熱烈的生活欲，感染了史循的病體，從而產生生活意志，「新生」的史循似乎應該就此誕生。觀諸至礙臺灣前後，史循猶對秋柳表明其愛的 ability、性能力因病而失，深恐若不能滿足其欲望的十分之一，便會同感幻滅之憂慮。然而其後在「全心靈沈浸於現在的剎那的肉感的狂歡」⁶⁶裡，以及買了丸藥，享受性愛與酒精歡愉後，史循由外觀、愛情、性事到人生觀的改變，似乎又說明了章秋柳改造「新人」之能力。其實，小說預留伏筆於兩人裸裎相見時，枯瘠病體與健美女體之間的對照，而在縱情狂歡之後：

史循一口氣灌下半瓶酒，搖搖頭也跳了起來，將空瓶擲在江中。但是，腳下忽然一軟，他又蹲了下去，乘勢躺在草上。他覺得胸膈間像有一個東西要跳出來，而喉頭也作怪的發癢。他閉了眼，用力呼吸一下，想嘔出胸間的什麼東西，同時猛嗅得一股似香非香的氣味；他再睜開眼來，卻見章女士站在他頭旁，也把空酒瓶向空擲去。他的眉毛被章女士的衣緣輕輕的拂著，就從這圓筒形的衣壳中飄來了那股奇味。他看見兩條白腿在這綢質的圍牆裡很伶俐的動著，然後，在突然的一曳中，他又瞥見了淺紅色的 vest

⁶⁵ 見茅盾 Mao Dun：〈幻滅〉“Huanmie”，《小說月報》*Xiaoshuo yuebao* 第 18 卷第 10 號，頁 24。

⁶⁶ 見茅盾 Mao Dun：〈追求〉“Zhuiqiu”，《小說月報》*Xiaoshuo yuebao* 第 19 卷第 9 號，頁 1070。

緊裹著的圓凸的臀部了；他心裏一動，伸臂想抱住這撩人的足踝，驟然一陣暈眩擊中了他，似乎地在他身下裂了縫；他努力想翻個身，但沒有成功，腥血已經從他嘴裡噴出來。⁶⁷

此處將病體的腥血噴湧與女體的雪白足踝相對照，畫面極具感染力，也與之前做愛中的病體女體互為呼應。然而在此性愛欲望與病狀雙寫的場面裡，卻也凸顯出史循病體與革命、與性愛之間似同實異的聯結，性愛的感官刺激足以激盪病體，但受激盪的病體又如何鼓舞其革命意志？對於懷疑論者如史循而言，性愛尚不及、或許也不能激發其革命意志，因此病體所指涉者，非僅肉體，更在於心靈。

一如茅盾在論中國文學中的性欲描寫時所闡發：「性欲描寫的目的在表現病的性欲——這是一種社會的心理的病」，⁶⁸對於其時的政治亂象，〈追求〉開篇便藉由張曼青之口作出了批評，而這群懷抱理想的青年，對革命的認知與熱情究竟為何？則是茅盾藉由革命與戀愛行為所提出的思辨。章秋柳在舞場中追求刺激以感受存在的行徑；她將女子賣淫浪漫地與反抗革命、作弄社會視為同質行為的思考；她以身體為工具，試圖拯救史循，而最終染上梅毒的失敗，在在顯示其作為革命病體的指涉，並無法拯救另一具病體。誠如王德威所指稱，章秋柳是「要命的女人」，但終究無法反過來重新「創造」他的男人，⁶⁹小說於此表達了靈肉／信念分裂的肉體／革命誠然性感／激昂，卻終究無法完成塑造「新人」的使命。

四、「革命加戀愛」小說中的「性」思考及敘事樣態

關於對革命的誤解與反省，可以延續到小說中其他事件與角色的討論，本節將由此出發，討論茅盾對於進步觀與身體觀的論辯，其次則分析「革命加戀愛」小說的敘事樣態。姜輝指出「革命加戀愛」的起源，源於

⁶⁷ 見茅盾 Mao Dun：〈追求〉“Zhuiqu”，《小說月報》*Xiaoshuo yuebao* 第 19 卷第 9 號，頁 1073。

⁶⁸ 見茅盾等 Mao Dun 著，張國星 Zhang Guoxing 主編：《中國古代小說中的性描寫》*Zhongguo gudai xiaoshuo zhong de xing miaoxie*（天津[Tianjin]：百花文藝出版社，[Baihua wenyi chubanshe]，1993 年），頁 30。

⁶⁹ 見王德威 Wang Dewei：《茅盾，老舍，沈從文：寫實主義與現代中國小說·第三章革命的情境與情節》*Mao Dun, Lao She, Shen Congwen: xieshi zhuyi yu xiandai zhongguo xiaoshuo, disanzhang geming de qingjing yu qingjie*，頁 125。

五四個性解放思潮，是 1920 年代自敘傳浪漫抒情小說及五四啟蒙文學的結合，也是五四浪漫抒情派風氣向左的發展。⁷⁰1920 年代末至 1930 年代，革命加戀愛小說蓬勃發展，至 1935 年，茅盾提出「為革命犧牲戀愛」、「革命決定戀愛」以及「革命產生戀愛」⁷¹三種公式，對其表現方式的簡單粗糙提出批判。然而，茅盾創作於 1927 至 1928 年間的小說，又如何置入此脈絡考察？此亦為本節討論重點。

（一）關於「革命的戀愛觀」之思考

1924 年，國民黨將婦女解放、男女平等做為政綱，並於各級黨部系統設立婦女部、婦女協會。在革命運動蓬勃興起的南方，婦女放足、剪髮、解除包辦婚姻、遣散婢妾、離婚結婚自由等訴求，一度以迅猛的勢頭展開。⁷²茅盾的〈動搖〉便是「借一個小縣城發生的故事，反映了 1927 年大革命時期革命與反革命鬥爭之尖銳與複雜。」⁷³小說寫農民對於共產、共妻的誤解，尤其南鄉「多者分其妻」的一幕，其中男性的狎慢、被「公」女子的無知與好奇，以及「打倒親丈夫，擁護野男人」等口號，在在顯露出革命意義被膚淺化的可笑。而分妻大會竟由特派員下鄉指導，其中婦女身體權又何在？不唯如此，孫舞陽對於南鄉事的看法，竟很鄭重地稱之為「婦女覺醒的春雷，婢妾解放的先驅」，「進步的鄉村，落後的城市，這是我們的恥辱！」⁷⁴凡此敘述在在諷刺了革命意義的荒謬與扭曲。也因此，其後縣黨部跟進所設立的「婦女解放保管所」，遂成為錢素貞等孀婦養姘夫的庇護所、胡國光等人弄權勾搭女色的最佳掩蔽。

⁷⁰ 見姜輝 Jiang Hui：《革命想像與敘事傳統：「紅色經典」的模式化敘事研究》*Geming xiangxiang yu xushi chuantong: 'hongse jingdian' de moshihua xushi yanjiu*，頁 179。

⁷¹ 見茅盾 Mao Dun：〈「革命」與「戀愛」的公式〉“‘Geming’ yu ‘lianai’ de gongshi”，收於《茅盾全集》編輯委員會 *Mao Dun quanji bianji weiyuanhui* 編：《茅盾全集·第二十卷》*Mao Dun quanji, (20)*（北京[Beijing]：人民文學出版社[Renmin wenxue chubanshe]，1984 年），頁 337-352。

⁷² 見楊聯芬 Yang Lianfen：〈女性與革命——以一九二七年國民革命及其文學為背景〉“Nuxing yu geming: yi 1927 nian guomin geming jiqi wenxue wei beijing”，頁 123。

⁷³ 見茅盾 Mao Dun：〈〈動搖〉法文版序〉“*Dongyao fawenban xu*”，收於《茅盾全集》編輯委員會 *Mao Dun quanji bianji weiyuanhui* 編：《茅盾全集·第一卷》*Mao Dun quanji, (1)*（北京[Beijing]：人民文學出版社[Renmin wenxue chubanshe]，1984 年），頁 430。

⁷⁴ 相關敘述見茅盾 Mao Dun：〈動搖〉“*Dongyao*”，《小說月報》*Xiaoshuo yuebao* 第 19 卷第 2 號，頁 246-253。

權力的爭奪與女色的掛勾，最後且演變成難以控制的血腥場面，小說寫農民暴動場面裡，錢素貞被扯碎的花洋布單衫褲、乳部和股際被抓傷的紫痕；寫其後流氓攻打婦女協會的兇暴場面：

在婦協被捉的三個剪髮女子，不但被輪姦，還被他們剝光了衣服，用鐵絲貫穿乳房，從婦協直拖到縣黨部前，才用木棍搗進陰戶弄死的。……⁷⁵

據茅盾日後的回憶，相關場景乃為當年參加大革命時的聽聞。⁷⁶陳建華認為在〈動搖〉中，乳房除了原先美感領域的開拓意義外，更象徵了革命的噩夢、群眾暴力的獵物，以及原始圖騰的祭品，⁷⁷正是在此類場景中，乳房由原先作為革命精力與活力的體現，變質為暴力與色欲的宣洩，而人們所關注者，竟仍圍繞於誰被強姦的議論。茅盾於此沉痛反省了革命時期，大眾對於「革命」的正確性理解是否足夠的問題，因此其藉由李克在〈動搖〉裡，表明幹部及大眾對革命應先有明白的認識，凡此亦為《紫蘭女俠》所拳拳致意者。理解為行動之基礎，若是一無所知，容易形成盲動；腦筋陳腐，便流於為己，「憑著最少數同胞的聰明和理想來實行革命，而不得多數民眾的同情，這如何做得成功？」⁷⁸就此點而言，《紫蘭女俠》與〈動搖〉有精神相通之處。

至於婦女解放的問題，在茅盾小說中可以發現兩類女性的處境，一是深為性解放意識所困擾者，另一類則為需對性解放行為作出承擔者。以〈幻滅〉裡的靜為例，她對其時社會上所謂「開放」的男女關係，便深表不以為然，靜的工會同事們舉動粗野幼稚、見人就要戀愛，行為放浪，卻又自以為是在實踐「革命的人生觀」、共產思想等行徑，令其憤懣不已。她所見著的慧之同事，亦是打著進步的旗幟對女性動口動手。「『要戀愛』成了流

⁷⁵ 見茅盾 Mao Dun：〈動搖〉“Dongyao”，《小說月報》*Xiaoshuo yuebao* 第 19 卷第 3 號，頁 367。

⁷⁶ 見孫中田 Sun Zhongtian、查國華 Cha Guohua 編：《茅盾研究資料》*Mao Dun yanjiu ziliao* 上冊（北京[Beijing]：知識產權出版社[Zhishi chanquan chubanshe]，2010 年），上冊，頁 377。

⁷⁷ 見陳建華 Chen Jianhua：《革命與形式：茅盾早期小說的現代性展開 1927-1930·第四章《蝕》三部曲：時間鏡框中的女性身體》*Geming yu xingshi: Mao Dun zaoqi xiaoshuo de xiandaixing zhankai 1927-1930, disizhang Shi sanbuqu: shijian jingkuang zhong de nuxing shenti*，頁 187。

⁷⁸ 見張春帆 Zhang Chunfan：《紫蘭女俠》*Zilan nuxia* 第 1 回，《紫羅蘭》*Zilulan* 第 4 卷第 1 號，頁 5。

行病，人們瘋狂地尋覓肉的享樂，新奇的性欲的刺戟」，⁷⁹是靜對於其時社會風氣的感慨，理想主義和現實處境的分裂，成為茅盾筆下時代女性的困擾。關於此，學者曾指出在劇烈的觀念轉型和社會革新中，發生於身體的不適感是青年苦悶的一大源頭，且常透過婚戀自由、身體與性欲解放等議題表現，而在剛從傳統解放，便要進入革命洪流的女性身上，則表現得更為明顯。⁸⁰以當時的社會情境言，1926年前後的性自由，是男性強加的，女性往往不堪其擾，楊聯芬並指出白薇、葉紫等人的小說中，也都可以看到類似描寫，⁸¹即令章靜如此接受過新思潮洗禮的女性，亦難以免除困擾。茅盾且進一步在〈動搖〉裡，藉由方羅蘭夫婦於混亂時局中產生的生理幻覺，指涉知識分子對於「革命」理想的矛盾、不解與動搖：革命解放與性解放，如果換來的是身體的殘害與死亡，是另一種對女性身體假自由以行的輕浮，則革命果真是進步的思想嗎？烏托邦社會是否終將淪為想像？

另有一類女性則以進步思想自詡，展現出前衛的女性意識。〈追求〉裡章秋柳狂吻王詩陶的激情表現、彼此之間關於妓女問題的討論，相較於當時社會視之為誨淫誨盜的觀念，更顯示出女性知識分子言論與行徑之大膽。但劉劍梅對此亦尖銳提出問題，她以為妓女命運的設計，顯示矛盾看到新女性的生存困境和人性困境：革命與頹廢的界線究竟何在？女性的破壞與顛覆力量，對男性社會又意味著什麼？⁸²

其他如〈動搖〉裡的孫舞陽，於房內置放避孕藥、坦言女性有性欲需要，且以玩弄男性為樂。圍繞在其周遭的朱民生、龍飛等，為其神魂顛倒，她可以挽著王仲昭的手行走怡然，也可以決定要擄獲史循的心。她對自己的身體有自主權，然而卻也必須承擔公眾嘲笑其為「公妻榜樣」的羞辱。而〈追求〉裡的章秋柳亦然，試觀曹志方對章秋柳的無禮與戲弄：

⁷⁹ 見茅盾 Mao Dun：〈幻滅〉“Huanmie”，《小說月報》*Xiaoshuo yuebao* 第18卷第10號，頁27。

⁸⁰ 見張屏瑾 Zhang Pingjin：〈從摩登戀愛到摩登革命——左翼作家與都市書寫〉“Cong modeng lianai dao modeng geming: zuoyi zuojia yu dushi shuxie”，頁88。

⁸¹ 見楊聯芬 Yang Lianfen：〈女性與革命——以一九二七年國民革命及其文學為背景〉“Nuxing yu geming: yi 1927 nian guomin geming jiqi wenxue wei beijing”，頁136-137。

⁸² 見劉劍梅 Liu Jianmei 著，郭冰茹 Guo Bingru 譯：《革命與情愛——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中的女性身體與主題重述》*Geming yu qingai: ershi shiji zhongguo xiaoshuoshi zhong de nuxing shenti yu zhuti chongshu*，頁76。

忽然曹志方異樣的笑了一聲，毫不猶豫的搶前一步，便揭去了章女士上身的線毯。章女士驚叫起來，本能地疾翻了個身，……

「哈，小章，你怕！你這解放的女士！」

曹志方很侮蔑的嚷著，若無其事地反倒退後一步，又哈哈的縱聲笑了，那態度很像是戲弄一頭貓。

……

「咄！你是只配受人玩弄的，你不配幹大事！」

曹志方怒喊了；他的手指用勁箍緊來；像一把鐵鉗，幾乎要揉碎章女士的嫩白的手掌。他看見她的嘴唇失去了血色，……於是曹志方滿意似的放了手，也不再去看章女士，也不再說一個字，大踏步自己走了。⁸³

肉體的放蕩，難免伴隨著男性輕蔑的眼光與對待，新女性在追求性解放時，也可能成為男權玩弄女性的變體，則女性自身又應如何因應？新女性究竟應如何承擔使用自己身體的後果？

總之，處於革命動盪時期，茅盾小說中的人物實充滿新舊思想的矛盾，藉由方羅蘭的思維，作家指出了此一盲點。方太太對於孫舞陽送手帕事件的在意，方羅蘭以為是思想陳舊，因為男女同做革命事業，不需要避此嫌疑。在其眼中，孫舞陽是豪放不羈、機警嫵媚的，相較於孫的決斷力，方羅蘭覺得自己是畏縮的庸人；換言之，孫舞陽被塑造成革命解放女性的代表形象。然而當五四時代的婦女解放、性解放，被移置於革命情境中時，其中可能產生的誤解與「誤用」，恐怕更應是走在革命前頭的性解放，所必須審慎面對的問題。

（二）「革命加戀愛」的表現模式與內在精神

以茅盾在 1930 年代中所提出的「革命加戀愛」公式，回頭檢驗其早期作品，便可發現在《蝕》三部曲中，勉強可視為「為革命而犧牲戀愛」的描述，⁸⁴唯〈追求〉裡的王赤珠，王因無業而賣淫，而其選擇賣淫乃為保持

⁸³ 見茅盾 Mao Dun：〈追求〉“Zhuiqiu”，《小說月報》Xiaoshuo yuebao 第 19 卷第 8 號，頁 976-978。

⁸⁴ 在茅盾的歸納裡，「為革命而犧牲戀愛」彼此具有衝突性，但情節以戀愛為主體，只是披了革命的外套。「革命決定戀愛」是彼此的相因相成，通常被表現為數男子追逐一女性，而女子最後挑選了最「革命」的男性。至於「革命產生戀愛」則以革命為主要題材，革

思想的獨立，並保留與情人彼此的身體，俟革命需要時再奮鬥，此舉被章秋柳視為合理、道德的行為。王赤珠賣淫為色相的犧牲，而非愛情的犧牲，這是身體與革命關係的樣態之一。同樣地，《紫蘭女俠》裡亦有類似的妓女角色，即美仔和阿細。美仔以放誕風流為面具，在船上充當艇家妹，實為吸收江作霖為同志。阿細則細眉鳳眼，長挑身材，在粵妓中別具清氣。妓女為革命而犧牲，也可能因革命而產生愛情，例如柳安石與阿細之間的脈脈含情，美仔與江作霖的終成佳偶。〈追求〉與《紫蘭女俠》裡同時出現對於妓女角色的關注，可見在 1920 年代末的語境裡，解放思潮對女性開放心態的影響，因此妓女問題也形成特殊的討論視野與空間。

第二類「革命決定戀愛」最典型的例子，當然是蔣光慈〈野祭〉裡的男主角陳季俠，而在茅盾的人物角色裡，以〈幻滅〉裡的靜較為接近。靜在一波波的革命風潮裡，體會到女學生們鬧學潮原非為了理想，而是為了戀愛，在對生活總體的失望心緒下，誤信隋抱素而失身，隨後發現隋乃無恥暗探，失望中冀圖於前方的婦女運動上得到安慰，革命在此成為生活的激勵與救贖。同時也因社會服務，靜結識真正的革命者強猛，並在強烈的性愛歡愉中感受到光明生活的希望。靜的愛情與革命相始終，革命也成為肉身熱烈的反映。

至於第三類「革命產生戀愛」，在茅盾小說及《紫蘭女俠》裡皆不乏其例。〈追求〉裡章秋柳決意親近史循，史循在章熱烈生活欲影響下的改變，彷彿是革命女神藉由戀愛所塑造的「新人」形象。然而身體畢竟是舊有的，改造未臻成功，革命／改造雖為戀愛／性愛的動機，但卻發展成「革命產生戀愛」的負面例子。相較之下，《紫蘭女俠》的情節安排便相當典型，紫蘭堡會長何紫蘭只有一個身體，卻有一班自命英雄的青年同志，心存非分之想，為革命計，何紫蘭宣布社會革命成功後才考慮結婚。而最後，何紫蘭當然選擇了最具革命理想與實踐力的柳安石，這是「革命產生戀愛」正面的例子。

命是唯一的人生意義，但此類題材書寫較少。見茅盾 Mao Dun：〈「革命」與「戀愛」的公式〉“‘Geming’ yu ‘lianai’ de gongshi”，頁 337-339。但茅盾此類區分公式，於今看來實稍嫌簡略，本文亦不擬拘泥於此強行劃分，僅以其論證其文，略做小說情節、性質上的分類。同時，衡諸實際發表狀況，茅盾所謂「革命產生戀愛」題材較少的說法，也不盡然客觀，至少在《蝕》三部曲及《紫蘭女俠》中，便不乏其例，詳見下文闡述。

在茅盾的〈追求〉裡，尚出現如《紫蘭女俠》裡，為何紫蘭所激勵拼命去幹革命的青年同志形象，此即念茲在茲於「報業革命」的王仲昭。新聞事業是他達到愛情憧憬的階梯，對於跳舞場的頹廢、離婚風潮的盛行等社會亂象的揭發，正有助於其與陸俊卿的愛情發展，戀愛乃成為激發革命的動機。

回到茅盾對於「革命加戀愛」公式的討論，可以發現在 1920 年代末的小說表現裡，人物彼此的互動、革命與戀愛之間關係的呈現是多元而流動的，姑不論《紫蘭女俠》的藝術表現如何，至少茅盾本人對小說人物的性格書寫、環境描繪，均相當著力。他在文章裡主要批評行至 1930 年代中，此類題材的寫作等而下之，如陳銓君《革命前的一幕》「並沒告訴他社會是什麼樣的社會，也沒有告訴他人生的終極的意義。他只見一對——或者三個——痴男怨女在演他們命定的喜劇而已！」⁸⁵而革命加戀愛小說最重大的意義，正在於它必須反映出大時代中的人們如何在理想與戀愛中作出抉擇，若要革命，亦應竭力塑造出環境裡的革命氛圍與空氣，如此情節發展才有意義，人物的抉擇也方能啟發對於大時代的思考。

最後，論述《蝕》三部曲與《紫蘭女俠》裡，對於身體、性愛關係相異的表述態度及其背後的文化脈絡。茅盾既塑造了健美性感的肉體，以及在性解放思潮影響下的新女性，則身體的戲謔與狂歡亦必然屢見於行文中。只是在其筆下諸如慧、孫舞陽、章秋柳等深具爆發力的女體，在放縱於肉欲冒險之餘，對於革命真義似乎並未有真正的認知；換言之，靈肉分離似乎也意味著「革命」與「性愛」的離析。至於〈幻滅〉裡的靜，則似乎比較接近其理想中對革命與戀愛態度一致的女性，小說描寫在廬山之遊裡，靜意圖以愛的戲謔、身體的尋歡，改變過往消極多愁的性格、如彈簧般鬆弛的靈魂。之前受騙於抱素，乃因其為游移的無政府主義者，然而在與強猛享受過性愛的歡愉與甜蜜後，靜終於透過思想的接近與情感的結合，成為身心合一的進步主體，更在感受到強猛的真愛後，鼓勵他重上前線去革命。

在此革命身體與戀愛身體既合而為一，又彼此分占。強猛在面臨革命與愛情的抉擇時曾表示：「從前，我的身子是我自己的；我要如何便如何。現在，我這身子和你共有了，你的一半不答應，我只好不走。」⁸⁶革命與戀

⁸⁵ 茅盾 Mao Dun：〈「革命」與「戀愛」的公式〉“‘Geming’yu ‘lianai’ de gongshi”，頁 347。

⁸⁶ 見茅盾 Mao Dun：〈幻滅〉“Huanmie”，《小說月報》Xiaoshuo yuebao 第 18 卷第 10 號，頁 40。

愛分占的身體，最終在思想一致的理念下，仍走向革命，又顯示了在革命與身體的政治關係中，身體對於革命的從屬位置。此種符合正義的身體使用，一方面戀愛已成就，一方面為革命重新帶來希望，似乎體現了在革命加戀愛小說中，茅盾所給出身體最好的出路。

至於《紫蘭女俠》裡的性愛觀，在小說第一回開宗明義便已表明：「革命這件事，好像男女間的愛情一般，應當有神聖純潔的性質，不能攙雜一絲一毫雜質在裏頭的。」⁸⁷因此小說裡但凡寫及男女之情，皆格外著意於身體接觸的合理化，此可舉李若瑛與柳安石、羅紫雲與柏民強二組人物為例。李若瑛雖為開通女子，對貞操卻相當重視：「他說一個女子的貞操，是全部份愛情的代表物，全部份的愛情既有了寄託，代表物的貞操，自然不生問題；如若愛情的全部份還沒有貢獻出去，貞操是斷斷不能不注意的。」⁸⁸由於陸士珍夫婦危急之際，曾蒙柳安石出手相救，因此弱女子保全了貞操，基於感恩，李若瑛與柳安石格外纏綿親熱，雖然耳鬢廝磨、並肩情話，但彼此皆以兄妹相稱，竟無絲毫邪念，李若瑛且嬌羞吐出「我們為革命犧牲，什麼都可以的」⁸⁹之語。此處的情節書寫一方面需滿足讀者對於革命英雄身邊永遠有紅袖添香的想像，另一方面，又需固守住作者的道德觀。

同樣的牽強敘述，也出現於柏民強與汪麗雲未婚夫妻遇難，羅紫雲出手搭救，柏與羅不慎落入親兵之手，二人乃同被押住的敘事。小說寫男女鎮日耳鬢廝磨，彼此又有相救之恩，竟爾發出「愛的電波」，情節最高潮處，在於擔心未婚夫安危的汪麗雲趕來查看，但見：

他們玉體偎雲，纖腰就月，櫻唇熨貼，寶靨低回，兩箇人的眼中都放出非常熱烈、火一般的愛光來。窗內的羅紫雲和柏民強，從吸引力感動了交互力，天然發出內心的愛感，兩下裡險些要化做一堆，鎔成一塊。⁹⁰

⁸⁷ 見張春帆 Zhang Chunfan：《紫蘭女俠》*Zilan nuxia* 第1回，頁2。

⁸⁸ 見張春帆 Zhang Chunfan：《紫蘭女俠》*Zilan nuxia* 第20回，《紫羅蘭》*Ziluolan* 第4卷第20號（1930年4月），頁2。

⁸⁹ 見張春帆 Zhang Chunfan：《紫蘭女俠》*Zilan nuxia* 第19回，《紫羅蘭》*Ziluolan* 第4卷第19號（1929年4月），頁9。

⁹⁰ 見張春帆 Zhang Chunfan：《紫蘭女俠》*Zilan nuxia* 第12回，《紫羅蘭》*Ziluolan* 第4卷第12號（1929年12月），頁5-6。

一番香溫玉軟的接吻聲浪描繪後，三人對質，羅紫雲卻言其與柏君的聯結乃天然吸引，並非含著慾素之愛，是精神結合而非形體、地位、名義等所能拘限。在主角慨然陳詞之際，不妨觀察作者對於彼此動作、表情的描寫，舉凡「芙蓉雙頰一陣陣透出紅雲」，另一名「兩眼中的淚就同斷了線的珍珠一般」的形容，以及前述兩吻相接的場面，其描繪卻都充滿了情色暗示。小說家一方面倡言精神之愛（「愛光」），一方面卻又耽溺於窺伺私情之快感，此種創作筆法毋寧是自相矛盾的。

純潔的身體、貞操論的宣揚，在鴛鴦派小說中其實並不少見，這種肉身消失的純愛，和五四以來有關新女性性欲解放的觀點，完全背道而馳，而與晚清新小說較有精神上的傳承。劉劍梅曾以《東歐女豪傑》等書為例，指出晚清新小說對於女性的革命想像，是現代意識與傳統身體的結合體，她們既承擔改革者、愛國者的角色，又保留了東方傳統的女性氣質。⁹¹而《紫蘭女俠》的矛盾也正在於，這批女俠既要表現超凡的武功與進步的思維，又需強調愛情的精神性；而在強調精神性時，卻不可因欠缺香豔想像而失去讀者市場。因此表現出來的理念，就如同瞿秋白所批評，其思想實質是「維新的封建道德」，是「改良禮教」，這些趨逐潮流者因此體現出一種「命不可不革，也不可太革」⁹²的論調。

然而如前所述，性解放思潮的不可控制性，往往可能轉而成為對革命的威脅，因此約莫同時，國民黨陣營內其實也出現過壓抑個人的欲求，擴大而為對家國民族之愛的呼籲，⁹³謝冰瑩接受軍事教育所反映出的「抑欲」主義，適可為一典範，而《紫蘭女俠》的保守貞操觀與精神戀愛說，似乎無形中也誤打誤撞，與此呼籲形成了扭曲的對應。

⁹¹ 參見劉劍梅 Liu Jianmei 著，郭冰茹 Guo Bingru 譯：《革命與情愛——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中的女性身體與主題重述》*Geming yu qingai: ershi shiji zhongguo xiaoshuoshi zhong de nuxing shenti yu zhuti chongshu* 引論部分，頁 16-23。

⁹² 見范伯群 Fan Boqun：《民國通俗小說鴛鴦蝴蝶派·試論鴛鴦蝴蝶派》*Minguo tongsu xiaoshuo yuanyang hudie pai, shilun yuanyang hudie pai*，頁 24-25。

⁹³ 此為國民黨於 1928 年贊助洪瑞釗出版《革命加戀愛》一書的論點，此處轉引王德威的敘述，見王德威 Wang Dewei：《歷史與怪獸：歷史，暴力，敘事·第三章革命加戀愛》*Lishi yu guashou: lishi, baoli, xushi, disanzhang geming jia lianai*，頁 107。

五、小結

本文最後簡要對茅盾《蝕》三部曲及張春帆《紫蘭女俠》在「革命加戀愛」敘事類型裡身體觀的同異及其形成原因，提出比較與思考。

首先，《紫蘭女俠》中主角的「革命」動機，是基於對立憲懷舊及政局穩定的盼望，他們有明確的革命體認，且於文中不憚反覆強調，一如柳安石所言：

至於我的革命主張，本來和急進黨不同，是主張聯合全國會黨，蓄養出一種潛勢力來，然後用政治革命的手腕解決時局的。……這武力解決的革命，我是不贊成的。⁹⁴

在政治革命後，繼之以改革人心之社會革命，是柳安石的理想，也是一班同志的共識，因此小說中柏民強對李軍門曉以大義，柳安石對姜臨甫、褚玉樸等重申「寓維持於革命之中」的主張，乃至最後策動水師提督李直繩等作為，不外乎是對和平革命理念的反覆闡述。所謂「但凡可以設法避免破壞的，總以不破壞為是」、「可以保全肢體，又何苦把好好的手腕砍掉了」⁹⁵等語，也正是基於「國體保全」的概念而發。至於《蝕》三部曲裡的背景，則一如〈追求〉所提及，是神魔衝突之際、混亂社會的反映，因此青年男女對於革命現狀及主張頗多懷疑，張曼青決定從教育著手，無非是幻滅之餘，將對破碎國體之撥亂反正，寄託於少年身體的想像。

由對國體整全的想像、致力與肯定，與 1920 年代末國體動搖的實際背景相對照，便可以看出主角身體於其間所展現的差異性。《紫蘭女俠》中的男女俠士俱信念堅定、毫無懷疑，因此展露出來的少年身體，亦無不俊俏美貌、冰清玉潔，作者似乎意圖以身體的穩定對應國體的保全，也象徵對於革命真義的掌握。相較之下，《蝕》三部曲則展現了在動盪時局中的青年男女們，對於國體改造的疑惑與懷疑，於此背景中無論病體或健美肉體，其實都充滿浮動性，在性解放的旗幟下，也展現出較為複雜多元的面貌。

因此可以輕易看出在人物塑造方面的優劣，《紫蘭女俠》對於性別身體的刻畫，是呆板、單一而欠缺想像的，小說中僅妓女如阿細、美仔等的形

⁹⁴ 見張春帆 Zhang Chunfan：《紫蘭女俠》*Zilan nuxia* 第 2 回，頁 8。

⁹⁵ 見張春帆 Zhang Chunfan：《紫蘭女俠》*Zilan nuxia* 第 15 回，《紫羅蘭》*Ziluolan* 第 4 卷第 15 號（1929 年 2 月），頁 7。

象稍微鮮活，但著墨亦少，且其身體行為一律服從於革命的最高指導。至於《蝕》三部曲中的女性們，則在進步、解放與誤解、苦惱間游移，她們使用身體，身體也被使用或誤用，由此引領讀者重新思考性解放的界線與革命的真義。而〈追求〉中的男性病體與肉感女體，以及《紫蘭女俠》中的武俠身體，又形成或相互指涉，或相互對照的多元呈現。

至於對革命身體特質的表述，《紫蘭女俠》與《蝕》三部曲大致都符應了清末以來造就強國、強種的國民之母之集體認同，但二者呈現的方式則有所不同。《紫蘭女俠》以武功、幻術展現身體的神異性，並由此融合母性對國體的強力捍衛，與讀者對女體的意淫想像。而在武俠的表現中，傳統的「氣」論與現代化的兵械並存並用，體現了新舊交接的時代特質，此與對女俠身體的想像，都存在著某種程度的曖昧性。至於《蝕》三部曲則重在以健美的女性肉身，表徵革命肉體與性愛胴體同樣激烈的魅惑力和破壞力。

最後，革命與戀愛身體如何結合，固有不同的敘事樣態，然而大體而言，二者都經由女體完成其象徵與指涉。唯《紫蘭女俠》裡的女性多出之以柔韌形象，在戀愛表現上強調靈重於肉，意在以堅貞的身體符應革命的純潔動機。至於《蝕》三部曲裡的女性則多出之以肉感的誘惑，在戀愛表現上重視靈肉合一，展現了作者對於健美肉身與強壯的意志、正確的信念都能取得一致性的期待。

茅盾小說裡的青年男女，特別強調戰亂中漂泊的身體經驗，在〈幻滅〉裡，靜或聽從李克的建議前往漢口從事婦女運動、或打算跟著王詩陶移動、或跟著強猛一起戀愛與從事革命，此種相約報國的行徑，實為「獻身文學」(engaged literature)的體現。⁹⁶然而小說或許更提供了我們對於「向誰獻身」的思考：靜以向革命者獻身為傲，強猛以向戰爭獻身為傲，然則〈動搖〉裡的方羅蘭、孫舞陽，〈追求〉裡的史循、章秋柳又向誰獻身？他們的革命在何方？那想像中革命與戀愛的女神，或竟是徒手造出的幻象？〈追求〉收尾有段饒富興味的虛空之音，它喃喃著「你追求的憧憬雖然到了手，卻在到手的一剎那間改變了面目！」⁹⁷對於革命態度的游移和幻滅，不斷閃

⁹⁶ 王德威以為1927年以後，尤其盛行此種「獻身」的文學，對創作者而言，文學不僅是一種政治行動，也必須負起「情感教育」的使命。見王德威 Wang Dewei：《歷史與怪獸：歷史、暴力、敘事·第三章革命加戀愛》*Lishi yu guaihou: lishi, baoli, xushi, disanzhang geming jia lianai*，頁86。

⁹⁷ 見茅盾 Mao Dun：〈追求〉“Zhuqiu”，《小說月報》*Xiaoshuo yuebao* 第19卷第9號，頁1083。

現於《蝕》三部曲中，茅盾創作時正被蔣中正通緝，其動盪的身體無疑也體現了浮動的思想。

總結而言，《紫蘭女俠》藉由武術描寫與堅貞的身體觀，體現未完的立憲救國之夢，然而一切無非是江湖的想像；而革命之後，純情的男俠女俠們回歸家庭之結局，也暴露了作者的保守傾向。至於《蝕》三部曲則在紛亂的世局、開放的身體描繪裡，表露了作者的矛盾傾向，以及關於革命諸多懸而未決的問題。無論如何，二者於 1920 年代末並存，實共同展演了其時紛雜多樣的社會情境與身體表現。

【責任編輯：陳可馨、李宛芝】

主要參考書目

專著

- 王德威 Wang Dewei：《茅盾，老舍，沈從文：寫實主義與現代中國小說》
Mao Dun, Lao She, Shen Congwen: xieshi zhuyi yu xiandai zhongguo xiaoshuo，臺北 Taipei：麥田出版社 Maitian chubanshe，2009 年。
- ：《歷史與怪獸：歷史，暴力，敘事》*Lishi yu guaishou: lishi, baoli, shishi*，臺北 Taipei：麥田出版社 Maitian chubanshe，2011 年。
- 李歐梵 Li Oufan 著，毛尖 Mao Jian 譯：《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 1930-1945》*Shanghai modeng: yizhong xindushi wenhua zai zhongguo 1930-1945*，香港 Hong Kong：牛津大學出版社 Niu jin daxue chubanshe，2000 年。
- 姜輝 Jiang Hui：《革命想像與敘事傳統：「紅色經典」的模式化敘事研究》
Geming xiangxiang yu xushi chuantong: 'hongse jingdian' de moshihua xushi yanjiu，北京 Beijing：人民出版社 Renmin chubanshe，2012 年。
- 范伯群 Fan Boqun：《民國通俗小說鴛鴦蝴蝶派》*Minguo tongsu xiaoshuo yuanyang hudie pai*，臺北 Taipei：國文天地雜誌社 Guowen tiandi zazhishe，1990 年。
- ：《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Zhongguo xiandai tongsu wenxueshi*，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2007 年。
- 茅盾 Mao Dun 著，《茅盾全集》委員會 *Mao Dun quanji weiyuanhui* 編：《茅盾全集·第一卷》*Mao Dun quanji, (1)*，北京 Beijing：人民文學出版社 Renmin wenxue chubanshe，1984 年。

- ：《茅盾全集·第二十卷》*Mao Dun quanji*, (20)，北京 Beijing：人民文學出版社 Renmin wenxue chubanshe，1984年。
- 茅盾等 Mao Dun 著，張國星 Zhang Guoxing 主編：《中國古代小說中的性描寫》*Zhongguo gudai xiaoshuo zhong de xing miaoxie*，天津 Tianjin：百花文藝出版社 Baihua wenyi chubanshe，1993年。
- 唐金海 Tang Jinhai、孔海珠 Kong Haizhu、周春東 Zhou Chundong、李玉珍 Li Yuzhen 編：《茅盾專集·第一卷》*Mao Dun zhuanji*, (1)上冊，福州 Fuzhou：福建人民出版社 Fujian renmin chubanshe，1983年。
- 孫中田 Sun Zhongtian、查國華 Cha Guohua 編：《茅盾研究資料》*Mao Dun yanjiu ziliao* 上冊，北京 Beijing：知識產權出版社 Zhishi chanquan chubanshe，2010年。
- 陳建華 Chen Jianhua：《革命與形式：茅盾早期小說的現代性展開 1927-1930》*Geming yu xingshi: Mao Dun zaoqi xiaoshuo de xiandaishin zhankai 1927-1930*，臺北 Taipei：人間出版社 Renjian chubanshe，2012年。
- 劉劍梅 Liu Jianmei 著，郭冰茹 Guo Bingru 譯：《革命與情愛——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中的女性身體與主題重述》*Geming yu qingai: ershi shiji zhongguo xiaoshuoshi zhong de nuxing shenti yu zhuti chongshu*，上海 Shanghai：上海三聯書店 Shanghai sanlian shudian，2009年。

期刊與專書論文

- 茅盾 Mao Dun：〈幻滅〉“Huanmie”，《小說月報》*Xiaoshuo yuebao* 第 18 卷第 9-10 號，1927 年 9-10 月。
- ：〈動搖〉“Dongyao”，《小說月報》*Xiaoshuo yuebao* 第 19 卷第 1-3 號，1928 年 1-3 月。
- ：〈追求〉“Zhuiqiu”，《小說月報》*Xiaoshuo yuebao* 第 19 卷第 6-9 號，1928 年 6-9 月。
- 徐學 Xu Xue：〈揚棄左拉的一個實際例證——《蝕》的校勘手記〉“Yangqi Zuola de yige shiji lizheng: Shi de jiaokan shouji”，《茅盾研究·第 6 輯》*Mao Dun yanjiu*, (6)，北京 Beijing：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Beiji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1995 年。
- 張屏瑾 Zhang Pingjin：〈從摩登戀愛到摩登革命——左翼作家與都市書寫〉“Cong modeng lianai dao modeng geming: zuoyi zuojia yu dushi shuxie”，

《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Tongji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第 21 卷第 5 期，2010 年 10 月。

張春帆 Zhang Chunfan：《紫蘭女俠》*Zilan nuxia*，《紫羅蘭》*Ziluolan* 第 4
卷第 1-24 號，1929 年 7 月-1930 年 6 月。

喬春雷 Qiao Chunlei：〈二三十年代「革命+戀愛」模式中的性別政治〉
“Ersanshi niandai ‘geming + lianai’ moshi zhong de xingbie zhengzhi”，
《渤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Bohai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第 33 卷第 1 期，2011 年 1 月。

楊聯芬 Yang Lianfen：〈女性與革命——以一九二七年國民革命及其文學為
背景〉“Nuxing yu geming: yi 1927 nian guomin geming jiqi wenxue wei
beijing”，《政大中文學報》*Zhengda zhongwen xuebao* 第 8 期，2007 年
12 月。

學位論文

高嘉謙 Gao Jiaqian：《國族與歷史的隱喻——近現代武俠傳奇的精神史考察
(1895-1945)》*Guozu yu lishi de yinyu: jinxiandai wuxia chuanqi de
jingshenshi kaocha (1895-1945)*，南投 Nantou：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Jinan guoji daxue zhongguo yuwenxue yanjiusuo shuoshi
lunwen，2001 年。

博玫 Bo Mei：《《紫羅蘭》(1925-1930)的「時尚敘事」》*Ziluolan (1925-1930)
de “shishang xushi”*，上海 Shanghai：復旦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博士
論文 Fudan daxue ‘zhongguo xiandangdai wenxue’ boshi lunwen，2004 年。